

※書目文獻※

韓國《孟子》學著作提要

李康齊*譯

韓國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出版的《韓國經學資料集成》，蒐羅了韓國古代學者以漢文撰寫的有關經學的著作，所收各書均有相當於提要的韓文「解題」，介紹書與人，為擴大閱讀的層面，本刊特邀漢城大學李康齊教授，譯成中文。《論語》部分已刊於第十二卷第二期，此次所刊為《孟子》部分。

林慶彰謹誌。二〇〇四年八月十五日

第一冊

一、孟子釋義

李滉作。李滉(1501-1570)原籍真寶，字景浩，號退溪。朝鮮時代中宗時，文科及第，官至大提學、右贊成。因平時不喜做官，辭官後，專研學問和教育。當時，他在隱居的禮安縣創辦了陶山書院。此後，他所鑽研的學問發展為後來有名的退溪學派。

該書是《四書釋義》之一部分，宣祖四十一年(1609)在陶山書院發行的。內容主要是對《孟子》原文中有疑難的詞語作解釋，加上懸吐或注解。又對一部分採取了區別性的解釋。在導誤為正的過程中，我們先羅列了既往的諺解，然後闡述了筆者所主張的正確的諺解。不難發現李滉所提供的懸吐和諺解，與官本一致的地方比較多。這是由於編撰官本《四書諺解》時，在相當一部分的解釋中，反映了李滉的觀點。此資料對韓國經傳解釋史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 李康齊，國立漢城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二、孟子釋義

李珥作。李珥(1536-1584)原籍德水，字叔獻，號栗谷。出生於江原道江陵北坪村(現在的烏竹軒)的外家。母(師任堂申氏)去世後，他在二十歲前後入金剛山，暫時陶醉於佛學，不久，下山寫了〈自警文〉一文，重新鑽研儒家經典。文科及第後，官至吏曹判書，四十九歲去世。他在黃海道的海州石潭辦了一所書堂，專心於教育，他的學問後來發展為畿湖學派。

該書收錄於《四書釋義》第四卷和第五卷。內容主要是對《孟子》中的疑難處，以諺解的方法給予正確的釋義。與目前通用的《孟子諺解》相比較，可以發現不同的解釋。這些部分反映在《栗谷四書諺解》一書裏。宣祖時，李珥受王命對《四書》進行了諺解。可推測《四書釋義》就是在此過程中寫成的。

三、孟子質疑

李德弘作。李德弘(1541-1596)原籍永川，字宥仲，號艮齋。出生於慶尙北道禮安縣，幼年在退溪門下受學，是他的得意弟子。官至參奉、世子副率。壬辰倭亂時，隨國王到義州避難，著有《艮齋集》，還有整理退溪言行的《溪山記善錄》。

該書收錄於《艮齋續集》第一卷。此書提到了《孟子》的〈公孫丑篇〉、〈告子篇〉、〈盡心篇〉等有疑問的內容。

四、經書辨疑——孟子

金長生作。金長生(1548-1631)原籍光山，字希元，號沙溪。師從栗谷李珥，也曾師宋翼弼。尤其對禮學深有造詣，培養出不少學者，後來形成了畿湖學派。原不想做官，因學行出眾而受人薦舉，官至刑曹參判。

該書重新校正了儒家經傳中特有可疑的地方，其中第四卷是《孟子》部分。內容主要是對《孟子集注》的經文和注解，先把可疑之處羅列出來，然後再論既往的解釋，最後闡述了著者的釋義。在此引用了朝鮮時代學者的觀點，其中有退溪、栗谷、龜峰等前輩，也有鄭經世、崔命龍、鄭弘溟、張維、任叔英、申欽等同時代的學者。

五、筵中講義——孟子

李廷龜作。李廷龜(1564-1635)原籍延安，字聖徵，號月沙。師從尹根壽，文科及第後，官至左議政。工文章，與申欽、張維、李植並稱為「四家」。著有《月沙集》一書。

該書起初是在書筵給王太子講授的書。主題是關於《孟子集注·萬章下篇》：「萬章問曰：『敢問友。』……非惟百乘之家……。」這個句子所論述的是有關友道方面的問題，與此相提並論了大王對友道的看法。是以王太子提問題，並對此回答的方式組成的。

六、僭疑——孟子

權得己作。權得己(1570-1622)原籍安東，字重之，號晚悔。他是吏曹判書克禮的兒子，由監役克寬領養。光海君時文科及第後，官至禮曹佐郎。對當時的政局慷慨對抗，從而離開了官職。死後追贈為吏曹參判，配享於公州的道山書院。

該書收錄於他的文集《晚悔集》第四卷。內容主要是對《孟子》的各章作了議論，所談論的是經世、哲理、處世等方面的問題。此書的論點並非只是單純地解釋經傳，而是具有一定的現實性。也可窺見到像諺語或故事之類的內容。以「僭疑」為題，目的是為了表示謙虛。

七、孟子淺說

趙翼(1579-1655)作。趙翼原籍豐陽，字飛卿，號浦渚（又號存齋）。師西人系鼻祖尹根壽，官至右議政。

該書有上下兩冊的書寫本。從〈自序〉中得知，原本是以《孟子分類淺說》見世，二十年後，由他自己改編時，換了書名。第一次著書是光海君七年(1615)，改編是在仁宗十七年(1639)。第一次的《分類淺說》中把《孟子》的原文分為十類，以此為根據，解釋了經文，改編後又還原到《孟子集注》之編次。即根據《集注》的編次來安排經文，並加以解釋。作者考慮到初學者，如果他們先讀了《集注》後，再讀《分類淺說》，理解篇章就會產生混亂，因此改編了此書，這是改編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說，此書對於補充《孟子集注》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下卷的末尾部分有《分類目錄》的附錄。

八、疑——孟子

宋國澤作。宋國澤(1597-1659)原籍恩津，字澤之，號四友堂。仁祖時，文科及第，官至禮曹參議，還被授予「孝貞」的諡號，著有《四友堂集》。

該書收在《四友堂集》第四卷，〈疑〉是以科試文體寫成的。此書涉及到兩個主題。其一是關於「《孟子》言人皆可為堯舜」，其二是關於「《孟子》言心不同」。

九、書筵講義——講孟子伐燕章

權認作。權認(1604-1672)原籍安東，字思誠，號炭翁。他是《僭疑》的作者權得己之子。官至漢城府右尹，他以學行出眾，性格豁達而出名。著有《炭翁集》。

該書收錄於《炭翁集》第四卷，記載著孝宗八年(1657)十月十六日在時敏堂給王太子講課的內容。當時參加的學者不少，權認先生是以「進善」的職位參加的。主題是孟子的〈伐燕章〉，授課的方法是首先說明〈伐燕章〉，然後再進行討論。

第二冊

一、四書答問——孟子

李惟泰作。李惟泰(1607-1684)原籍慶州，字泰之，號草廬。師從金長生、金集父子，精通禮學，對性理學也有深入的研究。以遺逸受人薦舉，從仁祖時到肅宗初年任世子師傅、贊善、吏曹參議、大司憲等職。孝宗時得以重用，同宋時烈、宋浚吉等一同參與北伐計畫。第二次禮訟時(肅宗元年)，因傾向於老論一側，遭到尹鑄等南人的反擊，被發配永邊，在那裏度過了五年的流配生活。晚年，由於學問上觀點相異，與宋時烈絕交。諡號文敬，著有《草廬集》。

《四書答問》是注釋《四書》的著作。「問」即對理解起來有困難的隻言片語進行提問，「答」即對所問之事的注釋和解說。特別的是，本書對《孟子集注》的序說也做了注釋。例如，問：「《史記》是什麼？」答：「是司馬遷的著作。」以這種形式進行注釋。本文對從〈梁惠王篇〉到〈盡心篇〉的內容，進行了十分詳細的解說。有關思想理解的章節，他主要引用了朱熹的主張，可看出當時朱子學一邊

倒的學風。在理氣說上，他遵循栗谷（李珥）的「理無爲」、「理氣不相雜無先後」一說，所以此書中，偶然也體現出其對栗谷主張的支持。關於〈告子篇下〉第二章中的「有餘師」，栗谷認為應該「有餘」連在一起解釋，但諺解認為將「餘師」看作一句，解為「應該有餘師」之意，著者在此書中主張支持栗谷的說法。並且，他進一步說明，《左傳》中有「餘勇」的語句，同「餘師」在語義上大致相同，因此諺解的解釋是有其根據的。因為著者師從沙溪金長生，沙溪確為栗谷嫡傳弟子，我們就可以理解他的說法。

該書收在《四書答問》第四卷，由於當時沒有辭書類圖書，這部力著肯定成為當時學者的重要參考書。

二、孟子或問精義通考

宋時烈作。宋時烈(1607-1689)原籍恩津，字英甫，號尤庵，一作華陽洞主。師從金長生、金集父子，被稱為繼承栗谷（李珥）學統的畿湖學派巨儒。仁祖十一年(1633)登科，官封敬陵參奉，接著又被登用為鳳林大君（孝宗）的師傅。得到孝宗的信任，建立北伐計畫，但因孝宗的猝逝，受到挫折。隨著服喪問題的提出和禮訟的展開，宋時烈成為中心人物，開始經歷迂迴曲折的政治。他歷經宣祖到肅宗六代君王，八十歲逝世，一生波瀾壯闊，或被稱為新進氣銳之學者，或被稱為揮斥方遒於政壇的老論派領袖，或被稱為受眾弟子仰慕的老士宿儒。官至左議政、領中樞府事，諡號文正，著作包含有著諸多主題和浩瀚內容的《宋子大全》（二一五卷，一〇二冊）、《尤庵集》。

《孟子或問精義通考》是《論孟或問精義通考》中關於《孟子》的部分。著者在序文中附加了原著的內容，並詳細說明了入手經緯及編修動機。朱熹於淳熙（南宋孝宗年號）丁酉歲（淳熙四年〔1177〕，朱子四十八歲時）六月，經過長期努力，終於完成了《論語》和《孟子》集注。與此同時，完成了《論孟或問》。此中有《論語或問》二十卷和《孟子或問》十四卷，朱熹在此之前，也曾編寫過《論孟精義》。他在〈自序〉中說：「《論》、《孟》之書乃學者求道之極要，古今以來解《論》、《孟》者，數以百計。然秦、漢以來儒家皆不能入斯道之傳。直至宋，予與二程先生終得以續孔、孟之心。」二程即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兄弟。朱熹蒐集了「惟獨孔、孟之心」、「異世而同符」的二程之說，附在兩本書正文之後，並同時說明二程之學和二程之軌，以及附上師從於二程之九大學者，即張載

(橫渠，字子厚)、范祖禹(字淳夫)、呂希哲(原明)、呂大臨(與叔)、謝良佐(顯道)、游酢(定夫)、楊時(中立)、侯仲良(師聖)、尹焞(彥明)之說，命名為《論孟精義》。《論孟精義》早於《集注》和《或問》五年完成，即於乾道(孝宗年號)八年(壬辰，1172)成書。(序文中注「正月元日」，乃實際上前年完成之意。)

尤庵在〈通考序〉中說：「我朝得《或問》書，刊行久矣，然苟無《精義》，則未知《或問》所以論辨去取者是為何事，是如有稱而無輕重、有尺而無短長矣。」這裏所講的《精義》應該正是朱熹於壬辰年編寫完畢，寫了序文的《論孟精義》。尤庵爲了得到《論孟精義》，煞費苦心。一旦有去往燕京的使團，就拜託譯官，卻四十年未能如願。這個宿願最終由他的弟子李選爲其實現了。

李選字擇之，號芝湖、小白山人，全州人，尤庵的門人。於肅宗十三年(丁卯，1687)任禮曹參判，後任冬至使，往來於燕京。正是此時完成了師傅尤庵的宿願。尤庵一拿到求之若渴的《精義》，馬上就投入了工作。序文中說：

亟取(《精義》)而附諸《或問》逐條之下，使讀者便於通考。……然後始知，《或問》所謂某說之善矣云者如是，故取之，所謂某說之可疑云者如是，故舍之。其去取之權衡尺度，如指諸掌。

此時尤庵已八十二歲高齡。這項工作於第二年結束，《年譜》(《宋子大全》附錄第十一卷「己巳八十三歲條」)中有如下記錄：

閏三月戊戌己酉，命依朱子客位咨目說，裁野服。……編修《論孟或問精義通考》。……至是，考據其說，手加標識，編附於《或問》逐條之下，以補其闕，使讀者知朱夫子取舍之權衡，名之曰《論孟或問精義通考》。又作序文，仍付書於權公尚夏，俾續其勘正焉。

這時距尤庵逝世只有三個月，他已經感覺到了死亡的臨近，所以倉猝結尾，其仔細的校勘工作拜託給了弟子權尚夏。由於尤庵於當年(肅宗十五年，1689)正月上疏表達了對元子位號事的異議，激怒肅宗，被發配到濟州道。事態不但擴大，老論派被肅清，發展爲所謂「己巳換局」。尤庵於三月到達濟州，五月接到鞫問的王命，又被押送上了回京的路途。但是，當他到達井邑時，接到了賜死的命令，尤庵於八十三歲時，結束了波瀾起伏的一生。

《論孟或問精義通考》於尤庵到達濟州的第二個月(閏三月)編寫完畢。在圍籬安置的狀態下，尤庵仍然奮筆疾書。在未來的安危不可占卜的悲劇到來之際，尤

庵面對死期的臨近，且不顧八十歲高齡，追求學問的腳步仍不停歇，這種熱情豈能不讓人感動？

這裏收錄的是《論孟或問精義通考》中《孟子》部分卷一到卷十四的內容，與《孟子集注大全》的編次相同。卷末有權尙夏所寫的跋文。跋文中記述了尤庵先生一生專注於程、朱著作的研究，此書編成於濟州道圍籬安置時期，未及修改，尤庵先生就被賜死。權尙夏受託負責刊行，卻久未如願。直到尤庵的外孫權氏任安東府使時，此書終於在崇禎後庚子五月二十一日，即肅宗四十六年(1720)得以出版。至此，尤庵已經辭世整整三十一年了。

三、雜錄——孟子

吳益升作。吳益升(1620-1679)原籍寶城，師從同春宋浚吉、尤庵宋時烈。出身貧寒，但他刻苦勉勵，於學問上進步很快，最終獲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不攻仕途，隱身山野，度過了清貧的一生，但學德皆高，名氣遠揚，許多弟子遠道而來，拜師學習。著有文集《松峰遺稿》。

該書收錄於《松峰遺稿》(第四卷〈雜錄〉)中《論語》之後，摘取《孟子》中有疑問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討論。例如對〈梁惠王篇〉中「或謂孟子不當見惠王，此恐不然」；〈滕文公篇〉中有關〈好辯章〉的解說；〈離婁篇〉中「不仁者，可與言哉」；〈萬章篇〉中「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對〈告子篇〉中「出入無時」等進行了解說，對〈盡心篇〉中「人不可以無恥」進行了注釋。

四、讀書劄記——孟子

洪汝河作。洪汝河(1621-1678)原籍缶溪，字百源，號木齋，或作山澤齋、大朴山人。孝宗五年(1654)科舉及第，任檢閱、說書、典籍、正言等清閒之職，在經筵上講述《詩》、《周禮》等。禮訟展開後，猛烈駁斥宋時烈的理論，被流放黃澗(顯宗元年，1660)，第二年結束流放生活，不再謀求仕途，回到故鄉安東栗里，修建山澤齋，潛心研究學問。立足於禮學，對利用厚生學傾注了心血。著書有《木齋集》，編著有《周易口訣》、《儀禮考證》、《海東姓苑源》、《麗史彙纂》、《東國通鑑提綱》、《經書解義》等。

該書收錄於《木齋集》之〈讀書劄記〉中。〈讀書劄記〉將《四書》、《詩

經》、《書經》、《周易》中有疑問的語句摘記下來，加以解說，有時將《集注》部分的注釋也作為疑難點。有關《孟子》的解說極為簡略，總共不過三十條目。

五、疑——孟子

房明燦作。房明燦(1624-1683)原籍南陽，字輝卿，號晚隱。平生隱居山野，清貧度日。他的觀點是：「貧富在天，得失在命。儒生的常道乃安貧守拙。衣食的薄惡怎能動搖我的信念，使我感到辛苦呢？」他把居住的房間叫作「晚隱」，學問精純，善詞賦及四六文。

該書收錄於《三世合稿》(卷七〈疑〉)。**〈疑〉**是以對有疑問的問題進行提問，然後對提問進行解答的方式寫成的。共有十項，其中有關《論語》的二個，有關《孟子》的八個，這裏只收錄了有關《孟子》的問題。從內容上看：「問：孟子說：精誠所至，沒有辦不到的事情。如果真是這樣，孟子在齊國和梁國懷才不遇是因為誠心不夠嗎？」提出類似的問題，再以回答的形式進行解說。

舉一個問答的例子，如下：

問：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可以為堯、舜者，可得聞歟？」

對：……今夫牟麥播種而穫之，淳然而同生，日至而同熟者，其地同也。其不同者，人事之不齊也。

第三冊

一、荷華編——孟子

李時善作。李時善(1625-1715)原籍全州，字子修，號松月齋。他通曉性理學、史書、兵家、地理、卜筮，在文章方面也很有名。

該書收錄於《松月齋集》第一卷，是著者讀完《孟子》全篇，有感所作，書中特別表示了對孟子懷才不遇的遺憾之情。

二、思辨錄——孟子

朴世堂作。朴世堂(1629-1703)原籍潘南，字季肯，號西溪。文科及第後，依次在三司任職，官至吏曹判書。後來，不再謀求官職，而專注於學問。由於經典解釋上的問題，被削奪官職，死於流配途中。

《思辨錄》的內容關於《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的辯釋，《孟子》收錄在四、五冊中。選取《孟子》原文中有爭議的部分，用自己的見解逐條加以分析，對既存學說大致都持批判性態度。

三、劄記——孟子

金幹作。金幹(1646-1732)原籍清風，字直卿，號厚齋。金濤之子，朴世采、宋時烈之門人。他精通禮學，收集先人禮說，編纂《東儒禮說》。任戶曹參議、右參贊，諡號文敬。

該書收錄於《厚齋集》第二十五卷到第三十卷，從序說開始，依次摘取了《孟子》全書中有爭議的部分，闡明了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對史料考證，還是對大、小注都添加了仔細的說明。

四、讀書劄錄——孟子

林泳作。林泳(1649-1696)原籍羅州，字德涵，號滄溪。李端相、朴世采之門人，曾任吏曹正郎、副提學、大司諫、開城府留守等。屬於畿湖學派，但理氣論上並不只是因循栗谷的學說，而是採取退溪和栗谷的折衷立場。

該書收錄在《滄溪集》第二十二卷，選取《孟子》中的重要部分和有爭議的事項，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第四冊

一、孟子解、孟子說

鄭齊斗作。鄭齊斗(1649-1736)原籍延日，字士仰，號霞谷，鄭夢周之十一代孫。顯宗六年(1668)，二十歲的鄭齊斗別試文科初試及第，但他卻拋棄仕途，潛心學問。

肅宗六年(1680)，因金壽恒的推薦而被任為司圃署別提，但辭退不做。肅宗十年(1684)，暫任工曹佐郎一職。放棄科舉之後，師事南溪朴世采、明齋尹拯，並與明谷崔錫鼎、誠齋閑以升通過書信，討論學問。從這時起，他開始埋頭陽明學研究，到居在安山的六十歲，著書有《學辨》、《存言》。之後，在江華度過了晚年，期間創作了《心經集義》、《定性書解》、《通書解》、《詩誦》、《經學集

錄》、《河洛易象》等有關陽明學的巨作。

《孟子解》由〈浩然章〉上解一、〈浩然章〉中解、〈浩然章〉下解、〈浩然章〉解二、〈浩然章〉解三、〈浩然章〉解四、〈浩然章〉解五、〈配義與道〉解、〈浩然章〉雜解、〈四端章〉解、〈生之謂性章〉解、〈告子〉雜解、〈天下之言性章〉解、〈集大成〉解、〈鐘鼓苑囿好勇好貨〉解、〈諸章〉雜解十六部分組成。其中關於〈浩然章〉的解說占了一半，並特別繪製了〈浩然章〉圖，體系化分析〈浩然章〉的內容，可見鄭齊斗在心學的入門上，對〈浩然章〉給予了特別的重視。《孟子解》的敘述體系是在《孟子》經文各句節下面，提出自己的學說的方式形成的，這並不是單純的對字句注解，而是追尋文章的原義，對其進行詳細解釋。而且，其中含有相當數量的對朱熹學說的批判。著者為尊崇陽明學的學者，當然會對朱熹學說進行批判。

《孟子說》中，作者對自己認為《孟子》中比較重要的語句，簡略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其中幾乎都是對短篇枝節性問題之解說式主張。但是，其中有關仁、義、性等心學根本問題的內容占了大部分，由此可以推測出，作者對於經典解釋的主要關心是什麼。

二、瓶窩講義——孟子

李衡祥作。李衡祥(1653-1733)原籍全州，字仲玉，號瓶窩、順翁，孝寧大君之後孫。肅宗六年(1680)別試文科丙科及第，先後任職戶曹佐郎、錦山郡守、濟州牧使。英祖三年(1727)官至戶曹參議，卻辭官歸鄉，在永川修建洪然亭，潛研學問。後來，官職升至漢城府尹，被稱為清白吏。

《瓶窩講義——孟子》收錄於《瓶窩全書》中，對《孟子》各篇中著者認為重要的章節和語句作了注解。與注釋相比，該書更側重於解說，仔細說明原文內容，論點未能脫離程、朱的注釋。作者認為「《孟子》之大旨在於遏人欲而存天理」，由此可見作者是站在傳統性理學的立場之上。作者遵循朱熹的說法，認為《孟子》是孟子自作的，他在解釋〈梁惠王上·穀觶章〉時，認為根據文勢，門人不敢跟他一起說話，所以《孟子》應該是孟子自作之書。此書全部內容只是站在朱子學說的立場上進行了詳細的解說，沒有自己新穎獨到的觀點。

三、雜著——浩然章問答

朴光一作。朴光一生卒年不詳，原籍順天，字士元，號遜齋。宋時烈之門人，肅宗時被推薦任命為王子師傅、侍講院諮議等官職，但都辭退不做。

《雜著——浩然章問答》收錄於《遜齋先生文集》第七卷中，敘述體系以每個章節下，提出問題、解答問題的方式構成。作者在〈浩然章問答序〉中闡明了寫作此書的動機源於庚申年(1680)，作者到華陽洞謁見尤庵宋時烈，學習〈浩然章〉，回來之後反復揣摩，有所感悟而作。此書在內容上，完全沒有脫離朱子學說，並且時時可見對朱子學說持讚揚態度的口氣。例如：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朱熹《集注》中對此注釋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疆任，君子道明德立之時。」著者認為朱熹所以說「恐懼疑惑」、「道明德立」者是因為孟子的不動心由於知言、養氣，此八字已將「知言」、「養氣」的意義顯明地體現出來，而且極讚朱熹的這種看法。正如作者在〈浩然章問答序〉中所闡明的，《浩然章問答》並不是建立新的學說，而是要發掘《集注》的含意，以闡明〈浩然章〉的文意。這部書的成果不過如此。作者在序文中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浩然章〉之主旨在於不動心，不動心的理由在於知言和養氣。

四、雜著——孟子

李柬作。李柬(1677-1727)原籍禮安，字公舉，號巍巖、秋月軒，遂菴權尙夏之門人，一生鑽研性理學。肅宗三十六年(1710)被推舉為莊陵參奉，卻辭退不做。肅宗四十二年(1716)又被推舉為世子侍講院諮議，後任懷德縣監、世子翊衛司翊衛等職。李柬身為主張人物性同論的洛論派代表，和主張人物性異論的湖論派代表南塘韓元震，進行了五、六年的論戰，是湖、洛論爭的發起人。

《浩然章記疑》創作於李柬二十九歲之際，乙酉年(1705)。此書對尤庵宋時烈的〈浩然章質疑〉中有關內容提出疑問，並闡明了自己的觀點。例如，關於〈浩然章〉的「動心否乎」，尤庵在〈浩然章質疑〉中說：「此心字，雖似泛說，實一章之骨子。此一字，疊見層出，至答知言而後止。」李柬對「『雖似泛說』的本意是什麼」提出了疑問。以此方式，李柬對尤庵的〈浩然章質疑〉逐條提出疑問，然後表明了自己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李柬的老師遂菴是尤庵的門人，但他的學

說與尤庵相異，總而言之，李東此書沒有脫離朱子學說。

《孟子疑目》也著於乙酉年(1705)。此書對《孟子》全書的諺解和懸吐以及認為解釋上有錯誤的部分，一一指摘，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特別是修正諺解錯誤的內容最多。這部書將既存諺解中的錯誤，一一指出。試圖做出比《孟子》本文更精密的解釋，可見作者治學態度之嚴謹。但是他基本上是根據朱熹的注解，對諺解的錯誤進行指正，仍然是站在傳統性理學者的基礎上。間或也有對栗谷李珥和沙溪金長生的觀點的支持。

五、雜著——孟子說

李顯益作。李顯益(1678-1717)原籍全州，字仲謙，號正菴，廣平大君之後孫，師從遂菴權尙夏、農巖金昌協。肅宗三十四年(1708)生員試合格，自此拋卻科舉，專心學問。肅宗三十六年(1710)以學行被舉為參奉，後又擔任王子師傅和鎮安縣監。

《孟子說》收錄在他的文集〈雜著〉中，對注釋上有疑問的部分做了解釋，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主要是對小注中關於真氏、熊氏、饒氏、胡氏、陳氏等學說的錯誤進行了指摘。特別是對與程、朱注釋相異的學說的批判性論述占了大部分。由此可見作者的學問傾向性。雖然他對於朱熹的《集注》和《語類》中相異的內容也提出質疑，但並不是提出反論，而只是表明自己認為哪一處好像是正確的。作者如此信奉程、朱學說，在《孟子》是直接師從於子思還是師從於子思的門人這個問題上，引用朱熹《資治通鑑綱目》中的內容，認為《孟子》直接師從於子思的說法是正確的。

六、講義——孟子

李緯作。李緯(1680-1746)原籍牛峰，字熙卿，號陶菴、寒泉。農巖金昌協的門人，支持巍巖李東的人物性同論，反駁南塘韓元震的湖論派，是洛論派的代表性學者。肅宗三十六年(1702)謁聖文科丙科及第，任檢閱、奉教、獻納等職。作者作為老論派的中樞人物，在與小論派的黨爭中，數次被削奪官職，老論派掌權期間，曾擔任吏曹判書、大提學等要職。

《講義——孟子》是作者於英祖元年(1725)八月二十八日，以同知事的資格，同侍講官金龍慶、檢討官權禎入侍書講，講解《孟子·梁惠王上·穀觶章》的經筵

講義。後面一部分包括了有關在經筵上接受的時務的內容。從內容上來看，大部分是希望君主施行仁政，立志於王道政治，也有以聖君之道啓導繼位初期的英祖的意圖。

七、孟子講說

《孟子講說》也是以上所介紹的李縉之作。以對各篇、各章中有疑問的語句自問自答的形式創作。根本上沒有脫離朱熹的《集注》，但作者對各段落的中心語句做了詳細解釋，注重連繫前後文章的脈絡，仔細分析文章的意義，在這一點上，充分體現出了此書的價值，並且，這份資料對於了解朝鮮後期信奉朱熹《集注》的傳統性理學者的經學觀來說，也是一份不錯的資料。

第五冊

一、孟子疾書

李瀾作。李瀾(1681-1763)原籍驪州，字自新，號星湖，他是大司憲李夏鎮的兒子。肅宗六年(1680)庚申大黜陟時，他的父親被發配平安道雲山，翌年他出生於當地，肅宗八年(1682)父親逝世後，移居於京畿道廣州郡瞻星里，一生在那兒居住。作者遭到仲兄潛的上疏被殺事件後，拋棄了科舉，一生鑽研學問。他繼承了柳馨遠的學風，被譽為實學的中祖和經世致用學派的巨匠。英祖三年(1727)因學行出眾而受人薦舉，命為繕工監假監役，但不做，英祖三十九年(1763)以老人職被命為僉知中樞府事，此年逝世。作者耽讀經典、程朱學以及退溪之書，反對當時的學問風氣，主張實事求是的實用學問。並且在學問方法上，重視實證的態度，提出現實改革方案。

《孟子疾書》是如作者在序文闡明的，反對盲目的信奉朱熹《集注》的當時學風，在學問應該重視問難的信念下，對《孟子》的疑難處，通過從頭到尾的窮究，研究其原義。「疾書」的書名是從朱熹的作品〈張橫渠畫像贊〉的「妙契疾書」裏來的。該書對《孟子》全書的各章加以自己的觀點，不遵循《集注》的注釋，廣泛引用古經的典據，主張自己發明的獨自見解，這就是該書內容上的特點。更注目的是對先儒見解之誤謬的修訂、補正也不少。我們認為，該書不理頭朱熹的《集注》，試圖獨自注解《孟子》，這點在韓國經學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朱子言論同異考——孟子

韓元震作。韓元震(1682-1751)原籍清州，字德昭，號南塘，遂菴權尚夏的門人。肅宗四十三年(1717)因學行出眾而受人薦舉，官至寧陵參奉。英祖元年(1725)任經筵官，受到英祖的寵愛。其間被削職，又復職，任司憲府掌令等職。作者作為遂菴權尚夏的門人，在心性論論爭上，反駁主張人物性同論的李東洛論，而主張人物性異論，成了湖論的領袖。作者著作的《朱書同異考》是從宋時烈開始的到了其五十年後的作者才完成，可稱為儒學史上巨作。

《朱子言論同異考——孟子》收錄於《朱子言論同異考》第四卷，綜合探討了有關《孟子》的朱子談論的《集注》、語錄、書簡等，區別異同。可以說該書是分辨朱熹的經典注解時有用的貴重資料。

三、理氣性情圖說——孟子

韓元震作。這份資料收錄於《經義記聞錄》第六卷〈理氣性情圖說〉中，分為〈養氣章說〉和〈生之謂性章說〉兩個部分。

〈養氣章說〉是將〈浩然章〉的主題依第一節到第十七節的章節順序分類，然後說明浩然之氣。〈生之謂性章說〉中作者認為，雖在《孟子》的數處都有關於「性」的說明，但這一章的說明最逼真，而作者解明〈性善章〉、〈杞柳章〉、〈湍水章〉與這一章對「性」的朱熹注的差別時說明：以「理」則「本然之性」，以「氣」則「氣質之性」。他在主張人物性不同時，說明：以氣質之性說則人物之性不異，以本然之性說則人物之性不同。可見主張人物性異論的作者之思想。

四、雜著——孟子

韓元震作。這份資料收錄於《南塘集》雜著之中，分為〈讀孟子道性善、生之謂性章或問〉和〈讀孟子公都子問性章或問〉，都是在乙未年(1715)寫成的。

主要內容在人物性異論，跟上述作者的著作一樣，將「性」分為氣質之性和本然之性。可見有關人物性同異論論爭的作者之主張。

五、辨——孟子（附：議——孟子）

姜再恒作。姜再恒(1689-1756)原籍晉州，字久之，號立齋。英祖十三年

(1737) 因學行出眾而受趙顯命的薦舉，特任將作監監役，英祖十六年(1740) 任京兆府主簿，後官至懷仁縣監。

該書收錄於《立齋遺稿》第十五卷，分爲〈孟子非孟子自著〉和〈孟子於禮文制度亦甚疎略〉。〈孟子非孟子自著〉中，作者介紹：主張孟子自作《孟子》的司馬遷觀點；主張《孟子》不是孟子自作而是弟子編纂的韓愈觀點；以及跟從司馬遷見解而沒有定論的朱熹觀點。之後作者著眼同一內容重出詳略不同，主張《孟子》不是一個人的著作，而根據梁襄王、滕文公逝世的年代比孟子晚一些，但在《孟子》書中寫他們的諡號，主張《孟子》並不是孟子自作。〈孟子於禮文制度亦甚疎略〉中，作者對《朱子語類》之《孟子》疏忽禮文、制度的主張，爲孟子辯論。

《議——孟子》的原題目是《孟子不辨太公鼓刀議》。從題目上來理解，在《孟子》中，對伊尹以割烹求職於湯的事和百里奚以賣自己成就君王的事，已辯論過，但對太公任於鼓刀的事，沒有什麼辯論。作者願意自己辯論《孟子》不議論的事。

六、經說——孟子

尹東奎作。尹東奎(1695-1773) 原籍坡平，字幼章，號邵南。受學於星湖李瀼的門下，與同門安鼎福、李家煥交遊，重視天文、地理、曆法等實用學問，尤其研究地理，著《四水辨》一書。

該書分爲〈孟子序說考證〉和〈讀孟子王者跡熄而詩亡章記疑〉，前書考證孟子不能直接受業於子思，後書對朱熹的「《詩》亡」便是〈雅〉的亡失的主張而提問。

七、孟子講說

楊應秀作。楊應秀(1700-1767) 原籍南原，字季達，號白水。三十八歲時，拜訪陶庵李紱而師從。五十五歲時，因學行出眾而受人薦舉，命爲翊衛司副率，但辭退不做。

《孟子講說》是作者對弟子們提問的回答，敘述體系爲按篇與章別回答質疑的形式，前面部分記錄了幾名提問者的名字。內容上沒有太脫離《集注》的學說。

八、漢上經義——孟子

金元行作。金元行(1702-1772)原籍安東，字伯春，號漢湖、雲樓，金昌協之孫。因學行出眾而被薦舉，但不做官，一生鑽研學問。作者在湖洛論爭中，反對湖論，支持李東的洛論，提出了折衷論，主張將主氣和主理加以折衷。

《漢上經義》由回答宋晦可、禹昌洛等的幾篇短文和〈孟子浩然章記疑〉構成，〈孟子浩然章記疑〉占絕大部分。〈孟子浩然章記疑〉是作者在閱讀了宋時烈的〈浩然章質疑〉之後，就深受啓發，但仍對於不甚清楚的幾個問題，提出疑問，並加上了自己的學說。內容上大部分是對與《集注》和小注不同的部分進行了詳細的分析。

九、恩課錄——孟子講義

李崑秀作。李崑秀(1762-1788)原籍延安，字星瑞，號壽齋，李性源的兒子。正祖六年(1782)廷試文科中丙科及第，歷任檢閱、侍教、說書等，還曾作為御史視察黃海道和平安道。正祖十二年(1788)在隨父親前往咸鏡道途中，因病夭折。

《孟子講義》是正祖八年(1784)對御制條問的對答，主要是關於〈梁惠王篇〉和〈公孫丑篇〉，內容上沒有表現出特別不同的學說。

十、說——孟子不動心章說

任聖周作。任聖周(1711-1788)原籍豐川，字仲思，號鹿門，李緯之門人。在清州生活並鑽研學問，後於英祖九年(1733)司馬試合格而成爲世子翊衛司洗馬。但因兄弟接連死去而辭職，隱居於公州鹿門。在湖洛論爭中，起初與老師同屬洛論，但後來傾向於湖論，在理氣論上主張將理氣二元論統一爲氣一元論的氣元論。正如《集注》中所說，《孟子不動心章說》主張本章的主旨不在於集義，而在於以養氣來持志、不以作爲來損害它。

十一、雜著——孟子劄疑

金謹行作。金謹行(1712-1782)原籍安東，字敬甫，號庸齋。《孟子劄疑》對於各章重要的語句和容易引起混亂的部分，詳細地闡明了其意思，尤其是對字義進行了明確的解釋，這可以說是其特點。

十二、孟子疑問

安鼎福作。安鼎福(1712-1791)原籍廣州，字百順，號順菴，李灝之門人。因學行出眾而被薦舉，歷任參奉、衛率等，任木川縣監時，以施善政聞名。晚年被授為同知中樞府事，並封為廣成君。模仿李滉治學，繼承了李灝的學問，對實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精通歷史，著有《東史綱目》。

《孟子疑問》收錄於《覆瓿稿》中，對於《集注》和原有的諺解持不同見解的部分，按章別加上了作者的學說。尤其是關於諺解的問題非常引人注目，間或也可以看到引用和支持退溪先生的《釋義》和星湖先生的《疾書》的部分。

十三、經書疑義——孟子

該書也是安鼎福之作，據推斷是將《孟子疑問》重新整理後謄寫而成的。《孟子疑問》的內容在本資料中偶有遺漏，但內容本身是一樣的。

第六冊

一、劄錄——孟子

金鍾厚作。金鍾厚(1721-1780)原籍清風，字伯高，號本庵。出身於老論系名門，閔遇洙的門人。幼年便以善詩賦而聞名。師從閔遇洙之後，對性理學造詣頗深。其家門亦為仕宦之家，曾任左議政的曾祖金構和大提學金樛兄弟的子孫中有五位相臣，人才輩出，為當代之名門。但他本人僅在二十幾歲時擔任過一段世子侍讀的微職，幾乎一生潛心學問，到了晚年，因其學行出色，一七七八年被賜予章命、經筵官、諮議登官職，但他並未出仕。

著有《本庵集》六冊十二卷（以下簡稱為《本集》）和《本庵續集》三冊六卷（以下簡稱為《續集》）。《本集》是一七九七年在其弟左議政金鍾秀的幫助下，由門人任焞編輯刊行的活字本，《續集》是手寫本。《孟子劄錄》是《本集》第十一卷之一部分，與《小學》、《大學》、《論語》等一起收錄其中，在《續集》第五卷中也載於《小學》、《大學》、《論語》之後，這次集成時兩種均收入其中。無論《續集》還是《本集》，《劄錄》中均無明確記錄，其著述時期不得而知。正如標題《劄錄》所示，該書並非作者依一定體系有計畫地創作，只不過是將讀書時

隨手所記蒐集在一起的雜記而已。《續集》中的文章沒有和《本集》重複的，也可能是編者在編撰文集時剔除了。由於這些資料是斷斷續續的見解湊在一起，因此難以了解其創作意圖，但至少其關心經學的片言隻字和讀書範圍是值得研究的。

在《本集》卷十一的第二十三頁到四十一頁，作者將關於四十五章的一些零散資料按照《孟子集注》的順序，斷取章句和章節的題目，加以標記（例如〈梁惠王上首章〉、〈王立於沼上章〉等等），並在下面加上了自己的假設（《續集》卷五中收錄的資料是從三十一頁到四十頁，有二十五章割錄，形式與前面相同）。他的學問屬於朝鮮後期的畿湖學派，因此大部分內容是討論《孟子集注》的解說，有很多通過與《語類》、《或問》以及小注中記錄的朱熹學說或程明道等宋學者學說的比較，而提出對《集注》的不同見解和疑問，具體可整理如下。

王立於沼上章（23，以下括號裏的數字是卷11的頁數）、雪宮章（26）、齊人伐燕章（26）、子路人告之章（32）、燕人畔章（34）、有為神農之言章（35）、天下之言性章（36）、問友章（36）、淳于髡章（38）、霸者之民章（39）、齊宣王欲短喪章（40）、不仁而得國章（40）、口之於味章（41）。

用同樣的方法，以小注或《語類》等解說為基礎，來指出諺解的錯誤或提出異議的情形，也時而可見。但最引人注目的是，文中多處引用了《孟子》的古注，即《十三經注疏》中收錄的趙岐（110-201）的注（標記為趙注、趙說）和孫奭（962-1033）的疏（標記為疏、孫疏）。《本集》有二十六處，《續集》有四處引用了古注，但並非完全認同趙注。大部分的趙注引證是為討論《集注》或小注反映的朱熹等宋學者的學說，也有一些是與古注進行比較來標記對新注即《集注》解說的疑問。十七世紀以來，隨著圍繞國家典禮問題的爭論，對禮學的關注日益高漲，因此關於《儀禮》和《禮記》的注解，無論新舊，在禮學者間都是珍貴的參考資料。考慮到北學派等實學者集團活動時期的知識風氣，金鍾厚對十三經的古注產生興趣，便不足為奇了。

但《本集》的《大學》、《論語》、《中庸》之《割錄》中引證古注之處不像《孟子割錄》那樣頻繁。而且《割錄》的重點是放在人物性論、氣質論等性理學主題上，從這一點來看，很明顯地，他引用古注並非出自於認識到了漢、宋學差異的文獻批判的角度。典禮考證除了趙注以外，還有《禮記》鄭箋和孔疏等古注以及《管子》、《鶴林玉露》等書，同時大部分引證資料是以《集注》為中心，偏重於《或問》、《語類》，這說明他的學問停留在朱熹性理學之範圍內（他晚年被舉薦

為經筵官，經過這一事實，不難看出，其作為受朝廷賞識的官學知識分子的學問地位）。許多條目中還有後期朱子學派的學說——明代著有《異同條辨》的虛齋蔡清(1459-1509)的學說。與此相比，朝鮮學者的見解並不多。《本集》引用的有李光錫、朴世堂、金亮行、韓元震、金仲謙、趙翼、金構等人的學說，其中〈不動心章〉是影射朱熹說，批判了韓元震的心性論，可以看出在人物性同異的爭論中，他是贊同洛論派觀點的。

在儒教史上，《孟子》思想的特點是以王道思想為中心，勾劃了儒教的理想社會。在《孟子劄錄》中，含有王道政治論的〈梁惠王篇上〉首章也提到過，但並非社會政治性見解，僅僅是停留於以正名思想為根據的出處觀類議論。這表明其對《孟子》的認識停留在名分論中心的道學社會觀範圍內。《孟子劄錄》是〈浩然之氣章〉、〈不忍之心章〉、〈性無善無不善章〉、〈牛山之木章〉、〈仁人心章〉、〈萬物皆備章〉等以心性論相關的解說為主流。此外關於祭禮、喪禮等典禮的《劄錄》也間或可以看到，這可以說是對禮學普遍關心的反映。

手寫本《續集》第五卷第三十一頁到四十頁的二十五個《劄錄》內容與《本集》大同小異。其中〈告子上·生之謂性章〉介紹的人物性異論是一篇長達兩章半的有關批判湖論的論文（〈盡心上〉首章關於知的議論在朝鮮後期性理學中也是重要主題之一）。《續集》中引用的朝鮮學者的學說有認同李珣見解的金長生的學說。

雖然在沒有對金鍾厚的學問進行全面研究的情況下，我們無法明確說出他對經典的看法，但其作為朱熹性理學者而言，多處言及對《集注》的解說提出意見，這有讓人矚目的價值。這僅僅是一個假說，還要通過很多資料來證明，但可以將其看作一個證據，證明他生活過的十八世紀中葉以後，在朝鮮思想界性理學派內部已經開始異彩紛呈。這同下面將要介紹柳長源的《四書纂注增補》一樣，由於認識到了朱熹龐大的著述中留下的經典解說自相矛盾，因此尋找朱熹真正意圖的作業也在同時進行。這只是為了確認朱熹真正意圖的努力，同時也是對朱熹學說裏疑點的確認。因此，這種疑問只能通過研究經書的方式來解決。

二、四書纂注增補——孟子

柳長源作。柳長源(1724-1796)原籍全州，字叔遠，號東巖。出生於安東東邊臨東水谷，曾先後師從九思堂金樂行和大山李象靖(1712-1781)。李象靖當時有

「小退溪」之稱，在嶺南一帶頗有聲望，學術範圍極廣，門徒衆多。門徒中著有關於經典注或解說書者甚多，柳長源的《四書纂注增補》和槐潭裴相說(1759-1789)的《四書纂要》爲其代表。

《孟子纂注增補》在三十一卷的《四書纂注增補》(以下標記爲《孟子增補》、《四書增補》)中占據了卷十九到卷二十六的篇幅，是一部長達八卷的編著。爲了了解《孟子增補》的敘述結構和內容，有必要參考《四書增補》的結構。具體請參見《論語纂注增補》解題，爲了便於了解該書的特點，此外簡單介紹一下編輯意圖。通過卷頭識文年代可知，該書完成時期爲一七八〇年，作者五十七歲時。包括《孟子》在內的《四書集注》在中國和朝鮮性理學者間是一部基本理論書，書中對於北宋以來的先輩學者學說的介紹占了大部分，多於朱熹自身的見解。這是朱熹思想將宋學集大成的特點，但在柳長源看來，《集注》中介紹朱熹的學說難免有過於疏略的遺憾，而且引用的學說也有自相矛盾或難以讓人正確理解的部分。柳長源的《四書纂注增補》正是出於這種考慮而編寫的。

他將朱熹在《集注》以前編寫的《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四書或問》以及《朱子大全》和《朱子語類》(以上書名分別簡稱爲《精義》、《大全》、《語類》)中與《四書》各篇章有關的學說，加以概括，並重新進行編輯，這就是《增補》的正文。在此基礎上，又挑選出了《四書通》、《通考》、《蒙引》、《集說》、《增訂》、《存疑》、《輯釋》、《說統》、《困勉錄》、《淺說》、《翊注》、《輯編》、《說叢》、《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等宋、元、明、清學者的注釋中有參考價值且未被收入《四書集注大全》的部分，在正文中間加上雙注(小注)，與朱熹的學說區別開。朝鮮時期先賢的學說中，間或可見到引用李滉學說的部分。此外在正文上下空白處有用小字記錄的其師李象靖、金樂行和李珥、金長生、鄭經世、宋時烈、金昌協、朴世堂、韓元震等人的見解，這些是後來附記的，不能看作是正文。

《孟子增補》的結構和收錄內容如下。卷十九的開頭，在名爲〈序說〉的題目下，有對「孟子鄒人也」等八個標題的解說，〈孟子序說〉是《孟子集注》一開頭的序說，柳長源引用〈孟子生卒年月考〉和《通考》、《蒙引》、《增訂》中的有關學說，將〈序說〉的解說補充完整，〈序說〉後面是〈總論〉。這一章中劄記並收錄了《朱子大全》之〈答何叔京〉、〈答吳伯豐〉、〈答董叔重〉等關於《孟子》思想整體的解說。其後選錄了《孟子·梁惠王上》首章以下的正文。在〈梁惠

王上〉首章中「利吾國」、「仁義而已」取自《孟子》正文中的標題，「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取自《集注》。此外「仁義未嘗不利」、「專以利爲心則有害」和〈通論〉等標題是柳長源從朱熹的其他著述中任意節選而定的。在這些標題下，他寫下了《語類》、《或問》、《精義》、《大全》等書名，記下了相關的解說，提供與《孟子集注》該注釋的比較。〈梁惠王上〉首章中只收錄了朱熹的學說，後面大部分章節更多地附記了上面介紹的元、明以後學者的學說。有時也有朝鮮時期性理學者見解的介紹，柳長源本身的按語極其克制，而且並非記在正文中，而是用很小的字記錄在上下空白處。

緊接首章之後的〈王立於沼上章〉中，對於「靈臺」、「豈能獨樂哉」、「總論」等標題，除介紹《或問》、《語類》之外，還記錄了從《纂疏》、《增訂》、《蒙引》中引據的資料，但一格內有兩行注解，與朱熹的學說相區分。下面簡單地看一下《孟子增補》中收錄的朝鮮時期學者的學說。與朱熹的著述一起被介紹爲該書本文的，是題爲「溪訓」的李滉之作，對於孟子僅在〈牛山之木章〉的「心無出入」標題下有一條而已，還有一些看上去像是後來補充的資料，記爲「湖上」、「湖訓」的李象靖的學說有三條（〈牛山之木章〉的「心無出入」和「通論」，〈盡心上·首章〉的「存心養性事天」），柳長源自己的按說達十條。以標題爲中心，將其展開，李滉和李象靖的學說在《孟子》本文中也是關於心性的主題，可以說是間接反映朝鮮時期性理學者對這一領域感興趣的資料。以下爲柳長源的按語，其主題與標題如下：

- 〈浩然章〉「志壹則動氣」：《語類》之說是誤記。
- 〈浩然章〉「集義所主」：《或問》與《大全》的記錄不同。
- 〈浩然章〉「有事勿忘勿助」：《語類》與《精義》不同。
- 〈不忍人之心章〉「知皆擴以充之」：《語類》的記錄中與《集注》一致的只有一個。
- 〈矢人豈不仁章〉「善與人同」：《或問》與《集注》不同。
- 〈舜往于田章〉「堯以二女妻舜辨」：堯、舜的祖先。
- 〈伊尹以割烹章〉「或遠或近」：《語類》與小注不同。
-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伯夷……孔子」：《語類》中的異見。
- 〈仁人心也章〉「學問之道無他」：《語類》中諸說之差。
- 〈浩生不害章〉「可慾之爲善」：朱熹之新舊說。

以上除了一條以外，其餘均側重於與朱熹的學說相比較，以確認異同，沒有斷定朱熹的真意在哪裏。因此，雖然其見解無法明確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都是認識到了朱熹學說的內部矛盾，出於確認朱熹真正意圖的想法而創作的。

《小注考疑》（以下記為《考疑》）和《小注考疑續篇》（以下記為《續篇》）是《四書增補》的附錄。和《四書增補》一樣，也是手寫本資料，首次被收入《水谷柳氏文獻叢刊》第五集。小注是編纂《四書大全》時，以朱熹的《集注》為基準，一個格內一行，用大字記錄的，與此相關的其他學者的學說，一個格內兩行，用小字記錄，也就是說《四書大全》編纂時，元、明學者的學說占了大部分。因此其中朱熹的後學，即元、明時代的後期性理學派《四書》說最常見。我們可以說《四書增補》是為補充朱熹的學說而作，這本書是為影射朱熹的學說論證其後學的見解而作（對於那些對朱子學說深信不疑的朝鮮時期學者，小注的批判極有深度，我們可以從金長生的《經書辨疑》中找到例子）《考疑》完成於一七九〇年，《四書增補》著成十年之後。在正文中，柳長源挑出了小注中有疑問的部分，以「梁惠王召上章小注楊氏曰云云」的方式，簡單地寫上標題，下面記錄了自己與《或問》、《精義》、《大全》、《集注》相比較、研究的按語。因此可以說，雖然分量很小，不過二十四章中大部分都記滿了他的見解，從這一點上來說，在研究經學上比長達三十一卷的《四書增補》價值更大（正如當時有其師聖李象靖批評的那樣，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先生批曰」開頭的）。

但《續篇》與此多少有些不同。據《續篇》卷頭的誌文記載，一七八九年，在即將完成《考疑》之際，他得到了一本清初康熙年間的學者汪份所著的《增訂》（原名《增訂四書大全》），書中詳細地論述了小注的錯誤，對於柳長源本人持有疑問，但尚未闡明的問題也都一一指出，因此柳長源挑選其正確部分，另外編成了《續編》。這就是說，《續篇》中收錄的大部分內容是清儒汪份的見解。因此《考疑》與《續篇》雖然都是指出並論證小注的錯誤，引證資料卻不相同。即《考疑》大部分是柳長源自身考證的按語，作為根據，還多處引用了朝鮮時期先賢的學說（李滉和李象靖），而《續編》的記述大部分是引自汪份的《增訂》。因此在以朝鮮時期的儒學者，尤其是柳長源的解釋為中心進行研究時，前一篇更有價值。《孟子》中《考疑》有二十八處，《續篇》介紹了六十種內容，大部分也是將小注中的解說與《或問》、《精義》、《語類》、《大全》等進行比較，提出錯誤和疑點。

以上以《孟子》為中心，考察了《四書纂注增補》及其附錄《小注考疑》的結

構和內容特點。《四書纂注增補》長達三十一卷，是爲了檢驗以朱熹爲中心的性理學者關於《四書》的真正解釋而著，包含著朱熹的有關《四書》的整個論議，《小注考疑》分量雖然不太多，卻可以看出柳長源本人對《四書大全》中收錄的宋、元諸儒注釋的批評，具有資料價值。當然，兩部資料，尤其是《四書纂注增補》都是完完全全解釋朱子學的著述，因此再客觀，結構再嚴謹，也不是柳長源獨創的著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前面介紹的本庵金鍾厚的《割錄》中也同樣存在，但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肯定，他通過朱子學說之間的比較和論證，指出其模糊之處。柳長源與金鍾厚始終都沒有擺脫朱子學的範疇，但是這種對朱熹的學說持有疑問，並且投身於尋究其真正意圖的行爲，雖然他們本身並未意識到，但這卻成爲與那些先輩深信不疑不同的學風的證據。

第七冊

一、四書通理——孟子

白鳳來作。白鳳來(1717-1799)原籍水原，字來伯，高祖時由水原遷到固城定居。五十一歲(1767)中了鄉試，但會試失敗，之後便荒廢學業，在鄉里專注於後學教育。著有《歷代通運》三卷、《三經通議》二卷、《四書通理》一卷等。死後因其孝行廣爲人知，於純祖十二年(1812)得到了戶曹佐郎的贈職。

該書的結構是以圖表來表示《孟子》的經義，並在下面加上解說，從〈孟子爲學發越之圖〉到篇終〈歷敘群聖之圖〉，一共十三個圖表。主要內容是以《孟子》爲中心，類推經義，結合與其他經書相關的部分，形成結構圖，意在幫助後學理解經義。收錄於《九龍齋集》第三卷《四書通理》。

二、讀書劄義——孟子

魏伯珪作。魏伯珪(1727-1798)原籍長興，字子華，號存齋。在鄉里長興專注於學問，精通天文、地理、律曆、算數等，尤其以研究《易》、《禮》說而頗具盛名。曾奉正祖之命，將自己的著述獻上，因學行出衆而受舉薦，被任命爲玉科縣監、京畿傳令等，但因年老而未出仕。近來被列爲湖南實學者。

該書中作者闡明了對《孟子》全書上下經義的見解，作者表示，義理的分析已經由朱熹的學說全部闡明，如再加上自己的見解，反倒是畫蛇添足，所以採取了忠

於朱熹見解的立場。因此他主要分析了《孟子》文章構成的特點，提出了接近和了解經義的獨特方法，同時認為《孟子》是文章之典範。此外，他在〈熊魚章〉中說：「凡作文者，理致然後文自達，不明於理，而徒事於文者，欲巧而愈拙。……人皆言，讀《孟子》利於文，然苟不知《孟子》義理之實，雖讀萬遍，亦何益矣。」很警惕當時偏重於文章工夫的世俗之風。收入《存齋集》第九卷中。

三、雜著——孟子問疑

洪大容作。洪大容(1731-1783)原籍南陽，字德保，號湛軒，牧使洪櫟之子，金元行之門人。年輕時曾任使臣，在北京見到清朝文物，與清朝學者交遊，接觸到了西學，眼界大開。回國後，與朴志源、朴齊家、李德懋、柳得恭等交遊，對這些所謂北學派領袖影響頗深。尤其主張地球自轉說，與當時的土地制度、科舉制度、兵制等，提出了改革政策。由於祖上的功德得以出仕，先後任泰仁縣監和永川郡守，後以奉養老母為由，辭去官職。

該書限於數個條目，針對經義，展開爭論，全是針對尤翁的見解。例如，對於〈浩然章〉中心與氣相對敘述的內容，尤翁認為心是「心既對氣而言，則當以理看，然亦不可全然離氣看」。作者則提出異議，展開了爭論，認為「既以理看，則何可以不離氣也，既不可離氣，則惡在其以理看也」。但是其議論並未歸結到〈浩然章〉的「心」，有流向一般理氣論之感。其他則更為簡略，無法掌握作者學說的全貌，甚為遺憾。收錄於《湛軒書》中。

四、經義——孟子

趙有善作。趙有善(1731-1809)原籍稷山，字子淳，號蘿山，漢湖金元行之門人。英祖四十七年(1771)通過司馬試，以學行而受人舉薦，正祖十二年(1788)任惠陵參奉，其後先後擔任過內資寺直長、司憲府監察、清河縣監、益山和珍山郡守，最後從官位上退下。任守令期間，尤其以善治而頗負聲名。曾上疏朝廷，主張對當時極為活躍的西學加以嚴禁，著有〈時務八策〉。

該書意在針對《孟子》七篇中每篇各一到兩條，闡明經義，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其贊同沙溪金長生的學說。例如在〈公孫丑上〉的〈四端章〉中，對於「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退溪解釋為「知하야다擴하야充하면……」，而沙溪則解釋為「다擴하야充할줄知하면……」，在這兩種說法中，作者採用了後者的說

法。收錄於《蘿山集》第四卷中。

五、雜著——孟子劄略

朴胤源作。朴胤源(1734-1799)原籍潘南，字永叔，號近齋，公州判官師錫之子，金元行之門人。正祖時，因學行出眾而受舉薦，被任命為繕工監監役，但並未出仕，後拒絕了元子的書筵官。對於當時剛剛興起的西學和佛學，均採取排斥態度，惟專念於性理學。死後被追贈為大司憲。

該書意在對孟子的〈梁惠王〉、〈公孫丑〉、〈萬章〉、〈告子〉四篇中每篇各舉一條以闡明經義，與其說是有進展的敷衍，不如說是從對既存學說重新確認的角度，進行議論。例如，在古注將「折枝」看作「折肢」，認為「師命」並非「師旅之命」而是「賓師之命」，作者對這兩個古注均加以否定。對此朱熹《集注》中早已下了定論，而且朱熹從古注中取捨選擇的部分，並非停留於與上面的例子相同的一部分，本書則過於簡略。考慮到這兩點，很難對本書作為資料，賦與很高的價值。收錄於《近齋集》第二十五卷中。

六、經義——孟子

金相進作。金相進(1737-1811)原籍金海，字士達，號濯溪。慎窩洪命元之門人，曾師從樸天宋明欽和漢湖金元行。在生員試中中舉，被稱為童年英才，但官職僅至肇慶廟參奉。在野時，埋頭研究朱子學。

該書針對《孟子》全篇的經義和訓詁，極為簡明扼要地闡明了作者的見解，不僅內容新穎，而且用詞極為簡要，這一點尤其引人矚目。例如〈公孫丑〉中「文王聖德後人不能當也諺解恐誤」的簡略敘述，仔細察看，是針對「文王何可當也」提出來的。歷來韓國的諺解本中都解釋為「文王은何可當也서리오」，這是將其理解為「文王抵擋不住殷國」。作者對此提出了異議，糾正了「文王은何可當也리오」，認為應該將其解釋為「後人敵不過文王」。收錄於《濯溪集》第三卷〈雜著〉中。

七、經書劄錄——孟子

金龜柱作。金龜柱(1740-1786)原籍慶州，字汝範，號可菴。因姐姐當上英祖的季妃而得以晉升，後在增廣文科中丙科及第，歷任承旨、觀察使等。曾參與思悼世子之死，後在時派、僻派兩派相爭過程中成為僻派領袖，正祖即位後，立即流放

到黑山島，後發配羅州，病死在那裏。

該書對《孟子》全書所有的原文、《集注》、小注，廣泛地解釋和論證訓詁和經義。結構上採取區別標記的形式，原文極層，《集注》低一字，小注低二字，有問題的字句寫在前面，在圈子下面分別加上一個「按」字，後面加上作者自己的觀點。在議論方面，作者沒有擴充新領域，而是更加深入地理解《集注》的本義。尤其在性理學方面，與南塘韓元震意見一致，同時對其十分崇尚，〈告子篇〉以下性理論中有很多值得矚目的內容。收錄於《經書劄錄》第五、六卷中。

八、御製經義條對——孟子

奇學敬作。奇學敬(1741-1809)原籍幸州，字仲心，號謙齋，曾任弘文館校理。

該書針對《孟子》首章的「仁義與利之辨」以及此外的「天人王霸」、「告子定安」、「非義襲而取」、「庠序學校」、「友一鄉善士」、「形色天性」、「盡心知性」等八個條目，回答了當時的國王正祖提出的問題。作者經義知識的豐富，可略見一斑。收錄於《謙齋集》第五卷中。

九、經書疑義條對——孟子

高廷鳳(1743-1822)作。該篇原本是作者回答當時國王正祖提問的內容，但作者批判的內容皆被視為「對逸」而漏掉了，僅僅記載了正祖提問的八個條目。在前面謙齋奇學敬與後面龜巖李元培的經義條對中，國王的提問相同，從這一點推斷，作者與這兩位學者一同回答過國王的提問。因此，回答的內容雖然佚失了，卻似乎試圖留下些許痕跡。收錄於《水村集》第七卷中。

十、經義條對——孟子

李元培作。李元培(1745-1802)原籍公州，字汝達，號龜巖，鏡城出身。正祖二十二年因學行而受舉薦，回答了國王對九經的提問，從而受獎。純祖一年，被任命為禁府都事，其後又被任命為尙衣院別提、莊陵令等，但並未出仕。死後被追贈為提學。

該書是針對《孟子》重要部分的八個條目，正祖與作者一問一答。具體的內容是：孟子首章編次的意義、對王道政治的爭議、告子的學問類型分析、陵王對〈浩

然章〉「非義襲而取之」一句的觀點、庠序學校說、孟子的性善說、程子和朱子對〈盡心章〉解釋上的差異。不僅正祖的提問切實，而且作者的回答也大都條理清晰，簡明扼要，切中要害。收錄於《龜巖集》第四卷中。

十一、雜識——孟子

金履九作。金履九 (1746-1812) 原籍安東，字元吉，號自然窩，讚善亮行之子。正祖元年 (1778) 任惠陵參奉，官至尙衣院僉正。

該書針對《孟子》全書的幾處內容，提出了有爭議的部分，雖然只是片面性的，但能夠展開較簡單的論證，從而展現了作者精通經書的一個側面。例如，作者曾說：「伯夷、柳下惠，皆聖人而隘與不恭，《集注》以為有所偏，何也？曰：偏字，有以不正言者，又有以不全言者，以不正言者，己欲也。……其克有難易，先從難克處，克將去為變化氣質之要道，而以不全言者……可充而不可克也……夷、惠之偏是善一邊，而不可與己欲之偏混看也。」這可以看作是一例。收錄於《自然窩集》第七卷中。

第八冊

一、孟子竊意

崔左海作。崔左海 (1738-1799) 原籍隋城（水原的別稱），字伯下，號山堂、草堂、龍巖、尚志、乃菴，堂號古書齋，士林私諡為淵正先生。

隋城崔氏原來是新羅敬順王的後裔，中間得到了「王」姓，王永奎得到了隋城封地後，又得到了御賜的崔姓，崔氏由此而成。其先祖在高麗時代曾出現過顯赫的人物，但入朝鮮時代以後，並無以仕宦或學問聞名者。朝鮮中宗朝以後，世居江原道春川楊花村，作者也出生於此地。

幼時起便才氣過人，鄉里均讚不絕口，十五、六歲時便已立志於聖賢之學問。長大成人後，前去拜見了漢湖金元行，並成為他的弟子。金元行大悅道：「我如今終於得到了人才，從現在起可以將我們的道交給他了。」其詩與文章亦十分出色。但是金元行的文集《漢湖集》中卻沒有任何與崔左海相關的記錄，也許是由於受學時間較短，也許是由於師徒之間學問看法不同，難下定論。

不久便道：「孔、孟為吾師，理當返回研究學問。」說完回到了元通山中，蓋

了一間書室，命名為古書齋，隱居起來讀書。從此，衆多弟子慕其學問造詣，蜂擁而至，其後先後移居原州、楊根、鰲州等地，一邊研究學問、一邊教弟子，其傳授規範模倣李栗谷的隱屏學規。

他早年便放棄了科舉，以研究學問和培養弟子度過一生。晚年擔心經典意見不統一，遂著《五書古今注疏合纂》，但尚未完成便辭世而去。所幸的是受學於他的衆弟子，將其講義補充進去，編成了《五書古今注疏講義合纂》。可以說，他繼承了栗谷李珣、沙溪金長生、尤庵宋時烈一系的學脈。據傳他也有門人錄，但已佚失，因此無法推測其學問是如何被繼承的。

本書是國立漢城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五書諸注竊意》中針對《孟子》的注釋。共分為七卷，第三卷〈滕文公篇注釋〉和第四卷〈離婁篇注釋〉已散佚，沒有全帙流傳下來，但現傳有另外一本與《竊意》結構不同的別本，同樣是對〈公孫丑篇〉的注釋，可以參考。

通常《孟子》注釋書都以朱熹的注釋為主，只對與自己見解不同或不完整的部分加以注釋，而崔左海則是完成了全新的注釋，對朱熹的《集注》只採取了極少的一部分。採用得最多的，是明末清初著述全部被沒收焚毀的反體制學者晚村呂留良和李都梁的觀點，宋、元時代衆多性理學者的注釋沒有被太多採用。大部分是參考了當時在韓國難以看到的書籍：明代虛齋蔡清的《四書蒙引》、次崖林希元的《四書存義》、清代陸隴其的《四書講義困勉錄》等，此外多數參考了明清長振淵（字彥陵）、丘月林、皇甫田、顧夢麟、李光地、吳引之、湯霍林等人的觀點。對於韓國的學者，惟獨參考了同時代的先輩星湖李瀾的《孟子疾書》。

他的注釋雖然完全擺脫了朱熹《孟子集注》的軌道，但沒有顯示出一點實學的注釋傾向。雖然與朱熹《集注》的軌道不同，但也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概念解釋。呂留良和李都梁的著述在中國也沒有流傳下來，該注釋為二人的著述流傳後世，立下了大功。

此外，崔左海的著述還有很多，但中間都被後孫丟失了，佚失了很多。現在奎章閣收藏的作者著述有：《論語注疏講義》（十冊四十卷）、《孟子注疏講義》（八冊）、《五書諸注竊意》（十六冊）、《龍巖書院退錄》（十一冊二十二卷）、《龍巖書齋日講記》（一冊）、《雜錄》（六冊）、《雜識》（二冊）等。

其著述雖衆多，詩文集卻沒有流傳下來，因此無從得知其生平，這一點十分遺憾。如能發現其詩文集或詳細的傳記資料，揭開其學程、交友關係、弟子分布，

明、清諸注釋書的購買途徑等，則可以使朝鮮英正祖時代的經學史研究更加客觀。

第九冊

一、經史講義——孟子

該書是朝鮮二十二代正祖 (1752-1800) 的文集《弘齋全書》收錄的《經史講義》中與《孟子》相關聯的部分。《經史講義》是《弘齋全書》第六十四卷到第九十九卷，其中第七十六卷到第七十九卷是有關《孟子》的部分。

正祖諱祘，字享運，號弘齋，英祖之孫，思悼世子之子。十一歲時思悼世子遭慘禍之後被冊封為王世孫，英祖五十一年 (1775) 起代理聽政，第二年繼英祖之後即位，在位二十四年，一八〇〇年駕崩，享年四十九歲。

正祖天資聰穎，極為孝順，尤其喜歡學問。在東宮十五年間，不近宦官、嬪妾，每日與書筵官面對面討論經史，從早到晚都熱衷於學問。即位之後，便在昌德宮後園創建了王室專用研究機關奎章閣，並選拔學者，任命閣臣（奎章閣提學、直提學、直閣、侍教），給予特別的優待。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常與這些人一道討論學問，編纂、刊行了不少對政治和教化有幫助的書籍。此外還改良活字，創製了韓構字、生字和整理字，將負責印刷的校書館作為奎章閣的外閣，不僅出版新編圖書，還出版《四書》、《五經》等眾多古典書籍，形成了朝鮮後期的文藝復興。

正祖在位期間繼承了英祖的蕩平政策，不受黨派的影響，廣泛登用人才。而且十分關心民生問題，廢除了各種弊法，減免租稅，救助饑民，嚴禁官吏濫刑。他在位期間，天主教已經傳入，並且廣泛傳播，使儒教社會的道德風俗逐漸崩潰，因此嚴令禁止，但對於與天主教有關的一部分南人，卻採取了寬大的政策。此外，為了安慰思悼世子的冤魂，將其陵墓移到水原顯陵園，修建了華城，準備遷都水原。

他的文集《弘齋全書》於一七九九年在位時開始編寫，純祖元年 (1801) 完成，共一〇〇冊一八四卷。

他如此熱衷於經史，固然有個人愛好的原因，主要目的在於通過先聖的學問來體現理想的政治。他在東宮時便蒐集了很多書籍，一聽說有中國來的新書或是有古家珍藏，就求來閱讀，一帙書全部讀完之後，將重要的內容抄寫編輯好，放在身邊，不時閱讀。

書籍中尤其喜歡經書，經書中尤愛《孟子》，熟讀《孟子》之後，將其中〈穀

鯁章〉、〈浩然章〉、〈滕文公爲國章〉、〈神農言者許行章〉、〈夫子好辨章〉、〈牛山章〉、〈魚我所欲章〉等七個章挑選出來，重新編成《孟子敬選》，早晚背誦。又將閑暇時與大臣們對《孟子》進行答問的內容，編輯成《鄒書春記》，收錄在《弘齋全書》第一二〇、一二一卷。

該書是他即位後第五年，即一七八一年，李時秀、洪履健、李益運、李宗燮、李顯默、朴宗正、徐龍輔、金載瓚、李錫夏、洪仁浩、曹允大、李魯春等閣臣對關於《孟子》的一三八條提問的回答，二年後的一七八三年，李顯道、鄭萬始、趙濟魯、李勉兢、金啓洛、金熙朝、李昆秀、尹行恁、成鍾仁、李晴、李翼晉、沈晉賢、徐澄修、申馥、姜世綸等閣臣對三十三條提問所作的回答，以及一七八四年、一七八七年，李書九、韓商新、鄭晚錫、金祖淳、尹永禧、尹光顏、李羲觀等人對四十條提問的回答，蒐集、編輯而成。

本書主要是對《孟子》中可能出現內容上的疑問的問答。包括了很多對中國的經書注疏和韓國先賢的注釋中未曾涉及的部分的新見解，成爲韓國經學史上的重要資料。正祖對學問的關心，對實現政治理想的抱負以及君臣在奎章閣中進行學術討論的氣勢，在書中均可略見一斑。

二、孟子要義

該書是朝鮮後期實學的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鏞 (1762-1836) 之作，是對《孟子》的注釋書。作者原籍押海，字美庸、頌甫，號俟菴、茶山，堂號與猶堂，牧使丁載遠之子。家門爲南人系，出生於廣州郡馬峴。一七八九年二十八歲時文科及第，任禧陵直長，開始踏入仕途。其後先後任成均館直講、弘文館教理、修撰、司諫院司諫、同副承旨等，還擔任過金井察訪、谷山府使等外職。

他進入仕途之後，受正祖賞識，在政治、學問等很多方面活動頻繁。在當時王室專用研究機構奎章閣裏，他根據正祖的提問，著成很多論策，有時還與國王討論學問。他的知識面非常廣，對西方科學技術也很感興趣，學習了很多東西。當時修築水原城時，他親手設計，並且畫出了起重機的圖紙，在韓國科學技術史上留下了光輝成績。

一八〇〇年正祖死後，事態急變，曾受正祖信任的南人系人士，以信奉天主教的罪名被趕下臺，慘遭肅清。一八〇一年辛酉邪獄時，被流放到慶尙道長鬚，第二年又因黃嗣永帛書事件，被發配到全羅道康津。在康津的十九年流配生活中，他寫

下了很多反映其思想和抱負的著述，他個人的苦難發展成爲民族文化。他自撰的墓誌銘中，記載的著述多達四九九卷，現在很多都已佚失。其中有二三〇卷是有關經學的研究。他繼承了磻溪柳馨遠、星湖李瀼等人的實學傳統，在此基礎上，又吸收了西方近代科學的實證方法，反對宋儒超經驗的性理學，成爲朝鮮後期實學的集大成者。

在〈五學論〉中，討論了性理學、訓詁學、文章學、科舉學、術數學等五種學問的亡國弊端。他尤其反對歪曲了儒教經典本來面目的、觀念的，摻有老、佛色彩的宋儒的注釋，而看重簡明而實際的解釋。他的學問從解釋經典出發，並且應用於促進國家民族實際的發展。在當時，對朱熹的經典注釋加以反駁，實際上是起到了儒教改革者的作用。

他十六歲那年追從姐夫李承薰和先輩李家煥，方才得以看到星湖的遺稿，於是立志於實學，對儒教經典和朱子《集注》採取了批判的態度。第二年秋天，在父親的任職地和順的東林寺裏，他與仲兄若銓一起閱讀《孟子》，對宋儒的注釋加以批判。

一八一三年五十三歲那年夏天，在康津完成了《孟子要義》九卷。在茶山對《四書》的注釋中，與其他三種相比，《孟子要義》在質量和數量上均不無稍有疏略之感，但仍與其他三書的注釋一起構成茶山《四書》學的體系。

《孟子要義》顯示了對朱子的《孟子》解釋的全面批判以及從新的觀點對《孟子》進行再解釋的獨創性。其獨創性便在於對長時間占據著絕對地位的朱子性理學的解釋和將歷代的注釋一個一個地挑選出來，試圖進行新的解釋。

《孟子要義》注釋的特點在於：第一，受清代考證學影響，完全採取了考證學的方法。他在注釋中引用了清代的顧炎武、閻若璩、徐乾學、李光地、翁方綱、阮元等二十餘位學者的觀點。第二，對歷代的所有注釋都根據自己的標準，進行批判的接受。這種批判也是通過引證、考訂、考異等著述方式表現出來的。第三，將《孟子》的所有精神發展成爲以經世濟民爲目標的實際儒學。尤其是對於性理學的解釋僅僅停留於個人修養的層次，對社會毫無所用之處，他說：「昔日的學問（孔、孟之學問）著重於行事，今日的學問（性理學）著重於養心，只養心而不行事。」（《孟子要義》卷二）慨嘆那些性理學者偏重於空洞的、不講實事實用理論的治學態度。

在解釋性善說、不動心、浩然之氣、知言、四端、良知良能、仁政等《孟子》

的重要問題時，他不是以形而上學的理氣論，而是以實踐儒學精神，進行了解釋。茶山在〈自撰墓誌銘〉中說，自己的學問是將六經、《四書》的經學與一表二書的經世學作為學問體系的本末。他在康津寄給兒子的信中說：「經世學是以經學為基礎構成的，一定要先學好經學，打下基礎，然後也要留意實用學問。」通過這段叮囑，可以看出，經學在茶山學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至今為止，茶山學研究完全分為經學和經世學兩方面，尚未擺脫單面的、不平衡的研究。考慮到茶山學本來的體系，這兩方面的學問只有在更加密切的相互連繫中進行研究，真正意義的茶山學才會有發展。

第十冊

一、講義——孟子

徐澄修作。徐澄修 (1749-1824) 原籍達城，字汝林，號明臯，為徐命膺所領養。因先祖之功德而當上了繕工監監役，正祖七年 (1783) 及第，任京畿觀察使，純祖六年 (1806) 受金達淳獄事牽連，遭流放，死於臨陂。

該書是對正祖提問的回答，主要內容是對〈公孫丑上下篇〉、〈滕文公篇〉、〈離婁篇〉、〈萬章篇〉、〈告子篇〉、〈盡心篇〉中幾個條目的問與答。其中〈告子篇〉占的比例較大，問答次數達五次。對「性」、「氣」問題展開了認真討論。收錄在《明臯全集》第十八卷中。

二、雜著——孟子講義

南景羲作。南景羲 (1784-1812) 原籍英陽，字仲殷，號癡庵。曾被任命為察訪，但辭官未做，潛心學問，著述頗豐。除文集外，還有《大學問解》、《易傳通釋》、《通書疑義》等。

該書收錄於《癡庵集》第七卷中。摘出《孟子》中有異見的字句和注釋，簡單地加上了作者對此的見解。是一份量很少的資料，收錄了〈讀孟子王良章〉、〈公行子有子之喪章〉、〈堯舜之道要湯章〉等十二題內容。

三、說——孟子說

沈就濟作。沈就濟 (1753-1809) 原籍青松，字子順，號謙窩。不做官，在鄉里

埋頭於學問。

該書收錄於文集《謙窩集》第二卷中。不是以對《孟子》的訓詁和經義的辨釋為主，而是以「四端」為主，說明整體內容，篇幅短小。

四、講說——孟子

金羲淳之作。金羲淳 (1757-1821) 原籍安東，字太初，號山木。被選拔為抄啓文臣，後任大司憲、刑曹判書等。

本書收錄於文集《山木軒集》第九卷中，主要對《孟子》全篇中的訓詁和經義的問答內容整理而成。這是庚戌年 (1790) 正月到三月在摛文院、春塘臺講課的內容，當時的試官是吳戴純、李晚秀和徐浩修。這裏介紹的資料是《孟子》〈梁惠王下篇〉、〈滕文公上篇〉、〈離婁下篇〉的問答內容。

五、薪湖隨筆——孟子

尹行恁作。尹行恁 (1762-1801) 原籍南原，字聖甫，號碩齋，一作方是閑齋。受正祖賞識，曾任判書、大提學。辛酉 (1801) 迫害時，由於反對派的上疏，被處以斬刑。

該書是作者流放時所作，收錄於文集《碩齋別稿》第三至四卷。同樣用對《論語》展開論說的方法，從《孟子》全篇中摘出重要的部分，闡明自己的觀點。有時也對訓詁展開考證。大部分情形是全盤接受朱熹的觀點。

六、讀書隨記——孟子

吳熙常作。吳熙常 (1763-1833) 原籍海州，字士敬，號老洲。曾被任命為工曹參議等職，但辭官未做，潛心研究性理學。對於退溪和栗谷兩學說，採取了不偏不倚的折衷態度。

本書收錄於《老洲集》第二十二卷。是自己平時讀經書所感的一部分記錄。指出了《孟子》中的疑難部分，引用《朱子語錄》、《集注》等，闡明了作者的見解。大部分採用了朱熹的觀點。

七、雜著：時習錄——孟子

姜必孝作。姜必孝 (1764-1848) 原籍晉州，字中順，號海隱。素谷尹光紹之門

人，對性理學研究極深，弟子衆多。官至造紙署別提、五衛將等。

該書收錄於文集《海隱遺稿》第十二卷雜著中。爲其平時學習經書時的摘記內容整理出來的一部分。篇幅短小，僅有四章，僅簡單地涉及了《孟子》中重要的段落。

八、東儒四書解集評——孟子

柳健休作。柳健休(1768-1834)原籍完山，字子強，號大埜。曾受學於東巖柳長源、損齋南漢朝等，對經學造詣頗深。

本書收錄於作者的《東儒四書解集評》第六卷。爲韓國學者對《孟子》的學說集成作，包括李滉、李珥、朴世采、宋時烈、金長生等五十餘人的學說。此外，作者自身的見解稱爲「健休案」，另作附記。被認爲是韓國儒學史研究的寶貴資料。

九、鄒書春記

本書收錄於《弘齋全書》第一二〇卷中，將庚申年(1800)正祖與閣臣金近淳就《孟子》全篇問答內容整理而成。

金近淳(1772-?)原籍安東，字汝人，號十青、歸淵。文集有《十青集》。

本書的結構是將《孟子》全書，根據內容，分成章節，作爲標題，先提出正祖的提問，然後再記錄相應的回答。資料十分廣博，可以說網羅了《孟子》的問題，正祖作爲一位好學君主的面貌，也躍然紙上。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經學的學風，被當作韓國經學研究的珍貴資料。

十、論性纂要——孟子(附：四書問——孟子)

金魯謙作。金魯謙(1781-?)原籍慶州，號性庵，官至縣監。與秋史金正喜之父魯敬是遠親兄弟，平時潛心經學，著述頗豐。

《論性纂要——孟子》收錄於文集《性庵集》第七卷〈龍園雜識〉中。正如題目所示，本文爲從衆多的經書中，摘錄出與構成性理學基礎的「性」有關的文章，整理而成。介紹了程子、雲峰胡氏、新安陳氏、格庵趙氏等諸家的見解，並另稱「愚案」，披露了自己的見解。

《四書問——孟子》收錄於《性庵集》第六卷中。將《孟子》全書中被認爲有問題的章節，作爲標題，並闡明作者對此的見解，大部分採用了朱熹的學說。

十一、四書辨疑——孟子（附：雜著——第四孟子圖）

崔象龍作。崔象龍(1786-1840)原籍慶州，字德容，號鳳村。曾受學於立齋鄭京魯的門下，與梅山洪直弼交遊，埋頭於性理學。尤其對經義十分感興趣，這方面著述頗豐。

《四書辨疑——孟子》是文集《鳳村集》第十五卷雜著中收錄的《四書辨疑》的一部分。按照《孟子》全篇的編次，對於正文和大注中有問題的語句，引用朱子、雲峰胡氏等諸家的觀點加以辨釋。在韓國學者中，引用退溪、栗谷、沙溪等人的觀點，尤其是採用了南塘韓元震的見解。本書的特點是，不僅注重各字句的考證，而且涉及到了句讀問題，內容廣泛。

《經書八圖——第四孟子圖》是《經書八圖》中對《孟子》的圖解。爲了闡明《孟子》七篇的大旨在於「遏人慾而存天理」，將「天德」分爲心、性、情、氣，進行圖解，對於「王道」分爲中道與王政進行圖解。

第十一冊

一、讀孟庭訓

申教善作。申教善(1786-1858)初名述善，字祖卿，號酒泉。爲象村申欽、樂全堂申翊聖之後，父親龜朝曾任弘文館應教，母親爲順川玄氏。他身體虛弱，不喜歡玩耍，與數十名表兄弟一起用功學習，不到弱冠時，文名便已傳遍庠序間。其後數次參加科舉考試皆落榜，最後放棄而隱居鐵馬山。（據李時敏的《讀孟庭訓》序文記載，作者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但據朴珪壽所作的墓誌銘中記載，每次有大科時，考試官們均爭先恐後選拔申公以求立功，但申公因庭訓嚴格，始終不肯應試。）

其父龜朝曾深得正祖賞識，但因其生性耿直，經常逆時議而行，正祖昇天後，便歸返鄉里。當時作者也跟隨父親一起怡愉忠養，渡過了十年。但父親去世後，連特別喜愛自己的伯父（鳳朝，曾任參判）也隨後而去，作者便隱居於廣州斗陵丙舍。其後將近三十八年間，他一心理頭於讀書和經術研究，尤其對《尚書》傾盡全力。據說他與臺山金邁淳交情深厚，古東李翊會和北海趙鐘永曾舉薦他作繕工監監役，但被他謝絕了，一直未踏上宦途。主要著書有《酒泉遺稿》、《尚書劄錄》以

及本書，據說還有數百卷未完成的草稿。

本書看來是作者七十一歲(1861)時完成的。幾十年學習過程中，有所醒悟時便馬上記下來，由長孫申應秀將這些內容編輯成書。全書共分七卷，特點在於全部採取問答形式，提問者是誰沒有說明。從提問的類型上來看，為正確理解正文內容而提的問題不太多；相反地，對於內容上的疑點，或是經文與注釋中的某一詞語比喻使用的底意，以及由於對歷史事實理解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意見等內容占了大部分。本書以對《孟子》基本上全部理解的人為對象提出的問題是全新的，因此作者的回答也必然有很多全新的內容。從作者回答問題的內容來看，沒有過多地採用多數人盲從的朱熹學說，或其他眾多宋代學者的說明，很多部分是依據自己獨創的解釋，根據需要也引用了不少其他學者的話。引用的書目和人物大致如下：

- 一、經典類：《詩經》、《書經》、《左傳》、《孝經》、《禮記》、《周禮》、《大戴禮》等
- 二、四書類：《史記》、《漢書》、《後漢書》、《戰國策》、《唐書》、《劉氏外記》、《列女傳》、《帝王世說》等
- 三、諸子類：呂不韋、《晏子春秋》、韓嬰、荀卿、《家語》、桓譚、《白虎通》、蔡邕等
- 四、注釋書類：《孟子正義》（漢 趙岐）、《左傳釋文》（唐 陸德明）、《孟子集注》（宋 朱熹）、《四書或問》（宋 朱熹）、《文獻通考》（宋 馬端臨）、《四書字義》（宋 陳淳）、《孟子集注考證》（元 金履祥）、《四書辨疑》（元 陳天祥）、《四書大典辨》（明 張自烈）、《四書蒙引》（明 蔡清）、《學蔀通辨》（明 陳建）、《日知錄》（清 顧炎武）、《孟子生卒年月日考》（清 閻若璩）、《孟子考》（清 閻若璩）、《四書釋地》（清 閻若璩）、《四書講義困勉錄》（清 陸隴其）等

此外還引用了很多包括宋代程朱學派注釋家在內的學者的書籍，尤其是清代呂留良（字晚村）等人的學說占有重要比重。

此處值得矚目的是：第一，根本沒有引用韓國人的學說。從時代上來看，作者生活的時代正處於湖洛兩論相持爭論尚未結束，理氣論辯再燃之時。隨著不同的黨派和學派，絕大部分的學者理解學問的角度和邏輯方向基本上已經定型，但洎泉因為與這種黨派和學派無關，展現出了不拘泥於性理學的視角，採取考證學，尤其是

訓詁學的態度研究經典的面貌。爲了觀察他的思想傾向，同時考察《讀孟庭訓》的結構，下面來看一段原文。

問：《集注》云：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然則文之足徵莫如《孟子》，以《史記》諸書皆不足信歟？

翁曰：《史記》齊人伐燕，在湣王之十年丁未。所謂諸書則蘇氏《古史》及荀氏所載與《史記》年月皆同，則此二書一從《史記》者也。惟司馬溫公《通鑑》，齊人伐燕作宣王十九年事，與《孟子》小異而大同。何可一從《史記》而不信《通鑑》哉？又況《孟子》之書，出於《史記》之前者乎？皆《史記》之往往舛誤，非獨齊人伐燕事而已也。（〈梁惠王下〉）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考證學的態度。即：即使是《史記》，也要與各種史料對照閱讀，和《史記》內容相同的書再多，也應該仔細研究和判斷這些書是不是因爲覺得《史記》好而原封不動地照抄的。

問：孟子論伯夷、伊尹、孔子之不同道，而曰皆古聖人也。夫孔子之道，一而已矣。與孔子不同道者，爲異端也。然則伯夷、伊尹之爲聖人，如老子、釋氏之亦稱聖人歟？

翁曰：率性之謂道，此伯夷、伊尹、孔子之所同也，故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所操之術，所行之跡，亦謂之道，此伯夷、伊尹、孔子之所不同也，故曰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彼老、佛之道，皆不率其性，故爲異端，何可妄擬於伯夷、伊尹也。（〈公孫丑上〉）

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有排斥老佛的思想。再看下面一段原文。

問：求放心，是存養工夫歟？

翁曰：然。《學鄴通辨》云：《孟子》一書，言心皆是以義理之心爲主，不使爲利欲陷溺而喪失其良心。如說四端之心、同然之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等語，皆一意。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蓋言失其仁而不知求，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所失之仁而已。求仁者，去人欲、存天理而已。若陸氏乃以靜坐收攝精神，不令散逸爲求放心，失之遠矣。又曰：禪學收攝精神之說，與孟子求放心之說，深相似，真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所以至今人看陸

子靜，不破此說。求放心者，不可不知也，故併茲采錄。（〈告子上〉）
 從這段內容可以看出，作者並不局限於朱子學，既注意宋、元、明、清的新學說，又保持了儒家的本來姿態。正如以上所見，雖不能說有體系地接受了清代的考證學，但對於這樣一個吸收了考證學和訓詁學學風的人物，還是有必要予以注目。本書的版本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的七冊七卷的筆寫本。

第十二冊

一、雜著——孟子

李恒老作。李恒老(1792-1868)原籍碧珍，字而述，號華西。曾任工曹參判等官職。任經筵官時，因反對大院君的政策而遭排擠，遂辭官不做，專心致學。他主張主理論、二元論，爲了守護尊王攘夷的大義而盡力。在他的門下，人才輩出，很多是斥邪衛正和倡義護國運動的中心人物。

本書收錄於文集《華西集》第二十一卷至第二十四卷中，大致可以分爲(一)孟子雜錄、(二)性善說、(三)養氣說、(四)制民之產說、(五)〈浩然章〉疑義等。引用了程子、蘭溪范氏等人學說，進行辨釋，後面附有自己的見解。

二、經筵講義——孟子

許傳作。許傳(1797-1886)原籍陽川，字而老，號性齋。曾受學於下盧黃德吉之門下，官至判書、判敦寧府事。奉哲宗御命修訂了《土義》，講解鄉約。繼承了星湖的學風，顯示出追求實學與性理學和諧的傾向。

該書收錄於文集《性齋集》第三卷中，爲其整理於經筵上講課內容的一部分。主要是庚午年(1870)三月至十二月十七日八次爲高宗講解的九個項目的內容。先寫出高宗的提問，然後附加了作者相應的解答。

三、散錄——孟子演義（附：圖——孟子不動心圖）

金在洛作。金在洛(1798-1860)原籍月城，字大淑，號養蒙齋。晚年曾師從於定齋柳致明，一生理頭於性理學。

《孟子演義》收錄於文集《養蒙齋集》第三卷《散錄》中，引用諸家學說對《孟子》全書中有問題的本文、大注和小注等進行辨釋。對於〈告子章〉的「不可

磯」，甚至涉及到了「磯치못함도」、「磯예可케못함도」等對諺解的不同看法。這是本書的特點。

《孟子不動心圖》見《養蒙齋集》第四卷。是對《孟子·浩然章》「不動心」境界的圖解，分「心」、「知性」、「敬」、「不動」進行說明。

四、答問類編——孟子

奇正鎮作。奇正鎮(1798-1876)原籍幸州，字大中，號蘆沙。自幼通曉經史，晚年曾任戶曹判書。朝鮮時期的儒學大家，與徐敬德、李滉、李珥、任聖周、李震相一起被稱為性理學六大家。唯理論地提出了「理一分殊」，與栗谷的見解有一定的差異，根據華西派和主理論進行了活躍的交流。

本書收錄於文集《蘆沙集》第八卷，主要是由與門人柳漢新、閔誼行和曹錫晉等二十三人就《孟子》的內容進行問答的內容編輯而成。根據《孟子》的編次，弟子們提問的內容和相應的說明，整理得井井有條。

五、雜著——孟子

李俊作。李俊(1812-1853)原籍碧珍，字伯欽，號槐園。華西李恒老之長子，接受家學，與柳重教、崔益絃一道繼承了華西學統。雖通過了司馬試，但並未做官，只潛心研究學問。

《孟子雜錄》和《孟子記疑》收錄於文集《槐園集》第九卷中。《孟子雜錄》簡單地概括了作者對《孟子》中主要章節的見解，《孟子記疑》則摘示了全書中有疑點的語句，並且收錄了相應的辨釋。

六、經旨蒙解——孟子

朴宗永作。朴宗永(?-1875)原籍潘南，字美汝，號松塢。雖身為純祖的舅舅，卻不問官職，一心致學。

本書收錄於文集《松塢遺稿》第四卷。只涉及到《孟子》中的〈公孫丑〉、〈離婁〉、〈告子〉、〈盡心〉等四篇，論及「不動心」、「浩然之氣」、「性善說」、「存心」等概念。主要特徵不在於考證，而在於闡明了作者對主要論點的見解。

七、雜著——孟子筆程

李象秀作。李象秀(1820-1882)原籍全州，字汝人，號晤堂。曾任經筵官、執義等，死後被追贈提學。

本書收錄於《晤堂集》第十八卷雜著中，以《孟子》中的〈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為對象，辨釋疑難句，整理並介紹了要旨。引用諸家之說，考證了自己的見解。重點放在「不動心」、「養氣」和「存心」上。

八、孟子劄義

李震相作。李震相(1818-1886)原籍星州，字汝雷，號寒州。曾受學於叔父凝窩李源祈和定齋柳致明，繼承了退溪的學統。除了文集之外，他還留下了《理學綜要》、《求志錄》和《四禮輯要》等眾多的著述。他的「心即理說」是與華西、蘆沙一道表明了最明確的主理論立場。

本書收錄於《求志錄》第二十三卷，作於甲申年(1824)秋。《劄義》中收錄了對《四書》與三《經》、三《禮》的經學檢驗和關於《通書》、《近思錄》、《朱子大全》、《朱子語錄》、《心經》及《退溪集》的緻密分析，本書為其中一部分。對《孟子》全篇的要旨和重要語句進行了說明，其基礎為「天理人欲說」。

九、經義——孟子（附：問目——孟子）

朴文一作。朴文一(1822-1894)原籍密陽，字大殊（少字公郁），號懲菴、雲齋、雲菴。華西李桓老之門人，曾被任命為都事、執義等，均謝絕未做，潛心研究經學。在這方面著述頗豐，弟子眾多。

《經義——孟子》收錄於文集《雲菴集》第九卷中，選取《孟子》中二十四個主要語句，引用了諸家的學說，辨釋疑難句，然後仔細說明其語句的要旨。

《問目》收錄於《雲菴集》第八卷中，針對「無是餒與必有事焉」、「深造之以道」、「論性不論氣」、「求放心」等四個項目，概括了自己對閔丙奭、盧德濟、崔錫浩等人提問的回答。

十、雜著：四書考略——孟子

盧佖淵作。盧佖淵(1827-1885)原籍光州，字漢若，號克齋。受學於性齋許傳

的門下，不做官，一心致力於性理學研究。尤其對古今的禮學頗感興趣，著有《喪禮類考》。

本書收錄於文集《克齋集》第三卷雜著上。根據《孟子》的篇目，指出有不同意見的語句，對此進行辨釋，隨後簡要概括了相應篇目的要旨。完全採用了朱熹的學說。

十一、講說雜稿——孟子

柳重教作。柳重教(1832-1893)原籍高興，字穉程，號省齋。受學於華西李恒老和重菴金平默之門下。曾被任命為持平，但並不想做官，只想潛心研究學問。照著華西的命令，著述了《宋元華東史合編》，編寫出版了《華西雅言》。《孟子篇義》、《孟子說》和《孟子講義發問》是收錄在文集《省齋集》第二十三卷至第三十六卷中的《講說雜稿》的一部分。

《孟子篇義》收入第二十五卷，簡單地說明了《孟子》各篇的整體要旨。《孟子說》見於第二十五卷，對《孟子》全書做了概括的解說，尚未完結便被收錄其中。《孟子講義發問》是作者將課堂上講解《孟子》時，弟子們提問的內容與相應的解釋，分二十三條整理而成。特點在於，三篇文章雖然簡略，但敘述得很認真。

十二、論孟經義問對——孟子（附：經義問對——孟子）

徐基德作。徐基德(1832-?)原籍達城，號石南居士、風來軒。其生平不詳，但似乎對經義造詣頗深。

《論孟經義問對——孟子》收錄於文集《石南私稿》第十卷。概括了庚子年(1900)七月與成均館長李鐘元問對的三十餘條內容及癸卯年(1903)五月與徐相勛問對的六條內容。主要按照《孟子》的編次，著重掌握整體的要旨。

十三、經義問答——孟子

金永三作。金永三(1834-1906)原籍康津，字允五，號丹邱。曾受學於族祖龜溪公，與艮齋相交遊，還在一起論辯心性理氣說。東學革命時，主張扶道斥邪，並作了戒喻文。

本書收錄於文集《丹邱遺稿》第二卷雜著中。是將成均館頒問內容中重要的部分抄寫下來，以問答形式整理出來的短文。

十四、孟子講義

石禹鐘作。石禹鐘(1840-1924)原籍漢山，號雲圃。其生平並不廣為人知，但通過他的文集可以看出他並無心做官，只想潛心研究性理學。

本書收錄於文集《雲圃集》第一卷中。整理了以《孟子》中本文、大注、小注為對象進行問答的五十七條內容。提問內容放在前面，簡單地記錄了相應的解釋，基本上認同朱熹的學說。

十五、雜著——孟子

田愚作。田愚(1841-1922)原籍潭陽，字子明，號良齋，別號畏庵、白山居士、泰華山人等。繼承了梅山洪直弼和鼓山任憲晦的學統，堅持了畿湖學派的傳統立場，不做官，潛心於講學和著述。

本書收錄於文集《良齋私稿》第二十九至三十一卷，分為三篇：〈浩然章問目〉、〈讀孟子生之謂性章集注〉、〈讀孟子〉。〈浩然章問目〉作於乙卯年(1915)，收入第二十九卷中。如題所示，主要是對《孟子·浩然章》中有問題的語句進行辨釋的內容。〈讀孟子生之謂性章集注〉作於辛丑年(1901)，收入第三十卷中。〈讀孟子〉收入第三十一卷中，按照《孟子》的篇目，對經文和《集注》一一進行了分析考證。三篇文章主要都是引用《朱子注》、《語類》、《廣錄》、《夔孫錄》等闡明作者的見解，緻密的分析和明瞭的說明，更增加了其價值。

十六、經義問對——孟子（附：經義——孟子）

李嶽作。李嶽(1842-1928)原籍原州，字峙穆，號桂陽，曾任成均館博士。

《經義問對——孟子》收錄於文集《桂陽遺稿》第七卷。整理了光武丁酉年(1897)和癸卯年(1903)兩次就《孟子》進行對問的內容，前者十題，後者六題。結構上先將《孟子》中有疑點的段落放在前面，然後展開作者對此的見解。本文的特點在於，以朱子《集注》為中心分析，解釋疑難句，條目數量雖少，但比較詳細。

十七、孟子集注、孟子或問（附：性學輯考——孟子、孟子補傳、孟子隨筆）

朴文鎬作。朴文鎬(1846-1918)原籍寧海，字景模，號壺山、楓山老樵。曾受學於晤堂李象秀之門下，平生不做官，專心致學。除文集外，著述頗豐，有《四書

集注詳說》、《七書諺解剖疑》、《經注同異稿》、《四禮集儀》、《續集儀》、《集學語篇》、《東史略》、《女小學》、《考詩類稿》等。

此處所記與《孟子》有關的五篇文章，收錄於文集《壺山集》第五十八至六十卷及《續集》第十四卷。《孟子集注》見於第五十八卷，先提出《孟子》經文和朱子的《集注》，然後引用諸家之說，加以分析和解釋。《孟子或問》見於第六十卷，摘錄了對《孟子》中不同意見較多的語句，進行了分析和解釋。《性學輯考——孟子》見於第五十八卷，以《孟子》中與性善說相關的資料為中心，闡明了作者的見解。包括朱熹的《集注》在內，囊括了潛室陳氏和雙峰饒氏等諸家之說，文末有後書。《孟子補傳》動用了大量的資料整理了孟子的傳記事實。《孟子隨筆》見於《續集》第十四卷，以《孟子》全篇為對象，簡要地整理整體要旨，囊括了諸家的小注。

上面五篇文章從各種角度對《孟子》進行了分析，包括理解《孟子》時所需的歷代諸家之說，因此很受重視。韓國學者中，栗谷、退溪、沙溪、南塘、尤菴、華西等大部分學者均被提及，整篇均採用了朱熹的學說，明確表達了作者的湖論立場。

十八、讀書漫錄——孟子

金秉宗作。金秉宗(1871-1931)原籍義城，字翰宗，號警菴、秀山。曾受學於西山金興洛之門下，繼承了西山學統。

本書收錄於文集《秀山集》第五卷雜著中，舉出《孟子》中的疑難句，參照《春秋》和《大學衍義》進行了辨釋。總共有八個條目組成，採用了朱熹的學說。

第十三冊

一、孟子集注詳說

朴文鎬作。這裏所提的《孟子集注詳說》是對朱子《孟子集注》的詳細說明。是對七書注的解說之一，在〈七書注詳說序〉中闡明了著述意圖如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不可以徑約，其始必要博而詳。詳焉而不厭其益詳，故七書之朱子注已詳矣，有復為此者，所以益致其詳，而竊附於注家之有疏也。

此處可以看出作者對學問的態度。即，對於經書掌握其要點，爲此要通過縝密的論證，儘可能仔細而準確地接近本義。實際上在經書方面他的確留下了大量的注釋書。但對於初學者來說，依靠注釋了解本意，依舊存在著問題，因爲再詳細的注釋書也無法完全解除初學者的各種疑惑，而且如果對注釋本身理解力不夠的話，十分有可能發生誤解。作者正視這一問題並且提出：

讀朱子注者，往往失其旨。蓋不知以意逆注，而恣爲臆斷，則不免有己自己自注之病。又不知階注以達經，而致有經自經、注自注之失。初學者之不能發蒙，蓋坐是耳。

只要是學習過經典的人，誰都會有過這種感受。即一個人學習時，即使看了各種注釋書，由於想法是固定的，所以還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其意義，等到聽了老師的講解或和同學一起討論，才發現自己是從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理解的。莫名其妙的解釋偶然可能通過新的發明被傳下去，但如果說由於漢文的曖昧性使讀者無法正確地理解作者的意圖，因此可能發生這樣的問題，那麼作爲學習的人，對這一點不能不特別小心。《七書注詳說》的作者正是擔心這一點，所以對注解中可能會產生誤解和認爲需要補充說明的部分，加上了更加淺顯易懂、詳細而明確的說明。

《孟子集注詳說》的結構也包括在《七書注詳說》一貫的結構之中，先提出《孟子》的原文以及相應的朱熹《集注》，中間用小字加上了詳細的說明。說明首先從《永樂大典》中挑選出必要的部分，並對應本注加進去。然後再從歷代諸家直到韓國先賢的文章中，選取有幫助的或新的學說，中間不時加上作者自己的意見。因此基本上是在採用朱熹學說的基礎之上，介紹了諸家的學說。與《論語集注詳說》相比，較多地介紹了韓國學者的學說，栗谷李珥、沙溪金長生、南塘韓元震、尤菴宋時烈等人的學說占了大部分，也提到了退溪李滉、愚伏鄭經世、農巖金昌協等人。從中可以類推出他的學問系統。尤其是對於諺解，對不符合原文文脈的解釋以及不足之處，進行了補充，偶爾也指出發音有誤之處。在闡明了自己的想法時，與新學說的主張相比，對既存注解的補充說明占大部分。但對於原文和注的虛字，則使其意義更加明確，發明了使用該文字的底意，看得出他對於盡量防止解釋上的混亂和掌握文章的脈絡，投入了與衆不同的注意。此外，關於歷史事實的文章中，詳細地指出了《史記》、《漢書》等出處，每章都提出了各章的題目，乃至綱領，以幫助理解，盡量明確每個字的含義，顯示出爲初學者提供便利的努力。但正如題目所示，該書是對朱熹《集注》的詳細解說，因此無法期待其推翻朱熹的學說或是

提出不同意見。作者在〈論語集注序說詳說〉中說「凡是經過朱子之手的東西，片言隻字也不能扔掉」，表明了尊重朱熹的態度。甚至於有的地方介紹了與朱熹不同的學說之後，緊接著又說「該說看似符合事理，但違背了《集注》之意，故不敢苟同」，毫不掩飾地顯示出對朱熹以外其他學說的排斥態度。

下面舉出解說的例子來看本書的形式。

雙峰饒氏曰：「《孟子》論性，惟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栗谷曰：「四端不能兼七情，而七情則兼四端。七情統言心之動有此七者，四端則就七情中擇其善一邊而言也。朱子所謂發於理、發於氣者，其意亦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耳。退溪因此而立論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退溪之病，專在於互發二字。若朱子真以為理氣互有，發用相對各出，則是朱子亦誤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發，無非氣發而理乘也。」尤菴曰：「退、栗皆以四端為純善。然朱子有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又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是惡。據此則退、栗之言，亦未為定論也。」南塘曰：「《語類》曰：四者時時發動，特有正不正。蓋《孟子》明夫性之善，故專言善一邊。先生道其情之全，故兼言正不正。」按：栗翁理無為、氣有為之說，本出於《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近世奇蘆沙復主理發之論，以深詆栗翁，并及南塘，多見其不知量也。（〈公孫丑章句上〉第六章）

《大典》曰：「文王起而為方伯。」沙溪曰：「注作興皆起也。作當屬文王，興當屬二老。直解作是起而在西伯之位，興是奮起興發之念云云。小注及諺解作興皆屬文王，非是。」尤菴曰：「愚伏赴京時，遇一童子讀此章，作字句絕。辨疑之說，與此相符，當從之。」又曰：「作興之字，若合作一說者，則注不必曰作興者皆起也。然據小注，則二字皆當屬文王矣。然則《集注》之意，豈以為作字興字義若不同，故下皆字，而其大義則亦合說為一之義耶。」按：栗谷諺解，以作為句，以尤菴則兩從之。蓋興曰二字，文法生硬，姑從尤菴，下一說依見行諺解讀之，恐亦無妨。且以作人之作、待興之興為訓，似亦足備一義。（〈離婁章句上〉第十二章）

《七書注詳說》於一九〇四年完成，此時著手撰稿已達十年，家中眾族弟、族姪與門人共同參與，進行了撰述和校訂。七書的版本全部以南漢版本為主，唐本和俗本

的優點也可以採納。總共七冊二十卷，第一冊前面〈七書注詳說序〉、〈讀論語孟子法詳說〉另以別卷記載。這記載在《韓國經學資料集成》第三十一冊中〈論語集注詳說〉的卷首。《孟子集注詳說》按照《孟子》的編次，由十四卷組成，前面以別卷記載了《孟子集注序說詳說》。

第十四冊

一、茶田經義答問——孟子

郭鍾錫(1846-1919)作。該書是將作者的《俛宇集》第六十三冊中，與師友、門人就經典問答的內容，進行整理，並將其中有關《孟子》的部分挑選出來，編輯而成。編輯是由與俛宇有淵源的郎軒朴雨喜完成的，又由俛宇的弟子重齋金愷(1896-1978)與編輯者討論之後，校閱完成。因此將龐大的《俛宇集》中關於經義的問答進行一目瞭然地分類，很好地體現出了俛宇的淵源對經學說的立場。本著述是由《茶田經義答問》第九卷至十一卷，三卷的分量構成的，主要是將《孟子》七篇的意義解釋部分、句讀的問題等，與其他經典進行比較，重點進行驗證。該著述將《孟子》全書毫無遺漏地當作問目的對象，提問者數量多達二二九人，時間的範圍一直延續至俛宇去世時，所以問目分量也就增加了。有些地方也因而多少顯得有些重複和散漫。在經義的論辯中，與其他內容相比，〈叢棘章〉、〈浩然章〉、〈井田法〉、〈熊掌章〉、〈盡心章〉等問答內容得以集中展開，這是俛宇堅定了性理學的基本立場，說服師友的結果。〈熊掌章〉與當時的時代情況相連繫，其質疑問答內容更加深而廣。關於俛宇著述和性理學的初步資料，請參考在有關《論語》的資料中記述的內容。

二、雜著——讀孟子

李建昌作。李建昌(1852-1898)原籍全州，字鳳朝，號明美、寧齋。他出身於文翰家，先代是定宗的二兒子德泉君，丙寅洋擾時，在江華城服毒自盡的李是遠，是他的祖父。

十五歲時，年紀輕輕便文科及第，十九歲時上玉堂，文名大震，進入了麗韓九大家之列。三十歲左右，他痛失雙親，於是返回江華，傾心於性命之學，同時在繼承了陽明學一脈的江華，發展了心學學風，形成了江華學派。與其弟耕齋李建昇、

蘭谷李建芳一道以文章而出名。

這一資料收錄於文集《明美堂集》第十三卷雜著中，不同於其他作者的經說，只挑選了《孟子·盡心章下》談論社稷的經文，展開議論。要旨在於說明：「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思是國家是以百姓爲根本，社稷也是爲百姓而立，此言雖有道理，但從君臣分界來看，君主爲重。」作者十分擔心這段經文的意思被錯誤地解釋爲「君王爲輕」，一再強調這是濃縮了諫君之道的意思。作者引用了衆多的歷史事實來證明這一論旨，試圖證明其合理性。從這一論辯中，我們可以看出他雖三次遭流放，仍不忽視闡明義理的面目。結合人君位置逐漸動搖的時代氣氛，可以輕易地體會到，他試圖闡明的義理是什麼，著述的目的何在？因此這份資料將成爲理解其思想的寶貴部分。

三、四書問答——孟子

鄭灝鎔作。鄭灝鎔(1855-1935)原籍迎日，字護汝，號竹逸。世居地是慶尙南道固城，從其五代祖定居此地。

作者也和當時的士大夫一樣，曾一度胸懷科舉之志，到十八歲爲止，一直準備科文，目睹了混亂的科舉制度之後，一直在故鄉埋頭於聖賢的爲己之學，同時對心理學研究也傾注了心血。本資料收錄於文集《竹日集》第二卷。形式上先將《孟子》七篇中有疑問的經文挑出來，提出問題，在問題下面標出「曰」，然後寫出回答。最後再將各篇內容進行壓縮，重新概括其大意，進行評論。

作者強調說：「《孟子》和《論語》構成表裏關係，《孟子》因爲祖述孔子，私淑曾子和子思，結構上效仿《大學》和《中庸》，其基礎建立在《論語》之上。」最後又將各篇內容整理如下。

〈梁惠王上篇〉，欲使時君，窒利欲而充仁義，行王道於天下也。下篇，欲使時君與民同樂而發致施仁也。

〈公孫丑上篇〉，多評論古今人物而推養氣爲仁之要也。下篇，記出處取舍之適義也。

〈滕文公上篇〉，記性善，行禮行政，闢異端，歸正道也。下篇，論道義，行王政，辨治亂，斥邪僞也。

〈離婁上篇〉，論政法存亡、誠身行仁而終之以事親也。下篇，記行道行政，辨王霸，近善遠惡也。

〈萬章上篇〉，記孝友、順天命與仁賢之出處得正也。下篇，記聖賢事業、經國制度、師友交際、仕進合義也。

〈告子上篇〉，明性善，格君取義，求放心，尊天爵，誨人之道也。下篇，明禮孝仁義，賢人去就，討罪弛兵，正過好善之意也。

〈盡心上篇〉，多記性命人品、人政道善之義也。下篇，多記當時不仁取禍與行仁合道，復言性命仁義，傳道反經之實，而篇終歷敘聖賢者，乃所願則學孔子之意也。

作者說明了全篇的要旨，最後又簡單地加以概括，又特意強調浩然之氣、夜氣、性善等立論，是先賢未曾言及的東西，叮囑學習者要用心地仔細研究。

四、雜著——孟子劄義

李瓊錫作。李瓊錫(1892-1949)原籍全義，字孔彥，號醒齋。幼時起便在愚山韓愈門下研究學問，尤其注重對性理學的研究。

本書收錄於文集《醒齋遺稿》第五卷雜著中。結構上首先在開頭提出《史記》和韓愈對《孟子集注》完成背景的不同意見，最後用朱熹的學說引出結論，幾乎所有的項目都採取這種論旨展開討論。從《孟子》七篇中挑出了二十四處，並就此一個一個地提出問題，將陸子靜、陳新安、張南軒、胡雲峰等的學說與朱熹、程子的注解進行了對比，按照朱熹的注釋，進行解釋。對於官本諺解中文脈的連接上有疑問的地方，利用諸家之說以及退溪的《四書釋義》，加以糾正，並加上作者的解釋。但這些都是從試圖更加忠實於朱子的解釋的立場出發的，沒有作者本身獨創的新的理解方式。文章比較淺顯易懂，還細心地摘出了經典的小注，試圖對經義進行精密的分析，相信這種嚴謹的態度是會受到一定肯定的。

五、經說——孟子章句

吳宏默作。著者生平不詳。該資料收錄於其以手寫本形態流傳下來的文集《叢瑣錄》的經說中。其經說由《四書》和《詩傳》、《書傳》構成，編輯結構與本著述相同。該著述的特別之處在於：不是論辯經文的短句和句讀，而是重點抓住經文的大旨，對於與其相關的意義，以隨想錄的方式，加以記述。問項共有五十四個，不是立足於《孟子》篇章的順序，而是根據所關心問題的輕重，任意編排的。雖然多少有些整頓的意味，但並未深究經文的解釋，而是注重內容集中議論，這一方面

很有新意。下面舉例來看他的敘述方式。

公孫丑親學於孟子之門，而以管、晏之功望其師，何也？蓋設為答問，而是亦所以為教也。

七十子之從孔子，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即是心悅誠服也。

如上所示，也有一些提問與回答形式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其說明方法是跟隨經文的要旨，進行解說，這一點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此外，並沒有囉嗦地介紹眾多學說來證明自己的主見，而是包容諸說，在一個項目中加以活用。

六、講義——孟子

任百禧作。著者生平不詳。本書收錄於其以手寫本形式流傳下來的文集《存稿》中。本《孟子講義》是作者將在經筵席上對當時的哲宗講解的各種講論中有關《孟子》的部分，編輯而成。這是在經筵上的八次講說，自然不可能涉及到《孟子》全書，也不具備嚴密的結構。講課內容是盡心、夜氣、浩然之氣、仁之含意、不忍之心、古樂、與民同樂、先王之道等，這些經文主要是勸告君王治國時要施以仁政的理論基礎。因此作者在經筵上解釋這些經文時，是為勸告君王要懷有愛民之心，通過對經典的縝密分析，不偏重於學問的論辯，這是和其他經說不同之處。

七、雜著——孟子

林翰周作。著者生平不詳。本書收錄於文集《性軒文集》第五卷，從《孟子》的文義、句訣、字誤和音讀等內容中，挑出可疑之處，利用退溪、沙溪和臺山的學說，進行分析和批判，同其他經典內容進行比較，同時引用小注的諸說來批評錯誤的部分，並進行議論，共對三十七處提出疑問，進行問目，句訣和字誤占的條目最多，下面舉出幾條內容。

一、有關句意：

〈公孫丑上篇〉：「文王何可當也？」此句文義有二解，謂文王不能當紂之時勢者，退溪意也。謂後人不敢當文王之德者，沙溪意也。以下文由湯以來云云之說觀之，則退溪為是，以上文文王不足法與之間觀之，則沙溪為是。然大凡答問之禮，先答其問之意，而具解其所以言之故，或說其餘意，或及於他義。……然則沙溪意為勝。

二、有關句訣：

〈盡心上篇〉首章知天矣、事天也，二處句訣當交換看，此不待解說也。
詳考朱子注說，則可知矣。

三、有關誤字：

《松泉筆談》引《陶谷漫錄》云：東人心麤深，至字畫亦多以相近而混用
云云，謝朓之朓，誤作眺，揚雄之揚，誤作楊云云，此必有所見。

作者先是有條理地提出問題，然後通過合適的方法進行解答。這體現出作者試圖更加深入研究經典的內容，且對學問多種多樣的理理解方式。

八、經義問答——孟子

車鴻作。著者生平不詳。本書收錄於文集《雲溪集》第四卷。《經義問答》是以與《四書》同一的結構和形式，對經典的疑問進行議論，本文採取的形式也是先對《孟子》的六個項目提出問題，然後引用其他經典的內容和小注進行回答。下面舉出其問目示例。

一、朱子以爲沼上之問，其辭遜，雪宮之問，其辭驕，所以爲遜爲驕之意，何以別之耶？

二、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此說再見，文不異辭，而一則以不恭斷之，一則以聖之和者斷之。以其所以爲不恭者，又謂之聖之和者，何歟？

如上所示，作者先提出問題，然後舉出程子、朱子及諸家的主張，敘述自己的議論。但其論旨的範圍與一般儒學者一樣，沒有太擺脫朱熹的學說，也沒有試圖從獨特的角度進行解釋。其邏輯的展開具有一貫性，結構井然有序。

九、雜著——孟子問答

任公烈作。著者生平不詳。本書收錄於文集《欽齋集》第三卷。本資料從《孟子》的經義解釋中，挑出了四十七條認爲不可忽視的地方，提出了疑點，並利用朱子、伊川以及退溪、栗谷、尤庵、沙溪等人的學說，逐條批判，並展開作者的邏輯。引人注目的是其從畿湖學派的立場，進行經義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對沙溪的學說持有疑問之處。下面舉出其例。

一、經文的字義：

問：《孟子》篇首，亦將有以之亦，亦有仁義之亦，此莫是各有對舉者乎？

二、對沙溪說的批判：

問：樂世終身飽，終身苦者，何謂也？沙溪先生曰：「終，極也。終身飽苦者，極其身心之苦樂，而無餘之意。此言何如？」

三、對主氣說的擁護：

問：四端之說，退溪以爲四端理發而氣隨之，栗谷以爲四端氣發而理乘之，此何所適從？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放在「亦」字上，是因爲惠王有心採納當時富國強兵之說，所謂「終身」是指一生，意爲遇上豐收吃飽或痛苦的話，或終生都能吃飽，或終生痛苦，作者對沙溪的說明，表示了懷疑。作者的經義方式並不特別，但卻支持畿湖學派的立場，詳細地引出回答，這一點引人注意。

十、雜著——孟子劄義

金壇作。著者生平不詳。本書收錄於文集《遯溪集》第五卷。從一般的意義上而言，所謂劄義，是將考據經典的意思時，容易引起誤會之處挑出來，以自問自答的方式解答之。該著述的問目雖然不過七處，但回答極爲詳細，整體分量不少。

其構成主要有兩種。第一是前半部，由〈國君進賢〉、〈賢者亦樂此章〉、〈巨室璞玉章〉、〈繆公章〉、〈不可磯也章〉、〈學問之道章〉等六種問目組成；第二是〈養氣章〉，將〈公孫丑上篇〉論述浩然之氣的經文分成十七個問目，進行了解說。在這一章的後說中，作者評價說，本章反復問答，其意廣博，看似難學，但意義貫通，文理連續，與《大學》的結構相似，並且又用三大節概括了其大意。作者對〈養氣章〉的解說與辨釋的特點是：有組織地對浩瀚的內容，進行概括和提示。

十一、雜著——孟子類集

朴章鉉作。朴章鉉(1908-1940)原籍密陽，字文卿，號中山，生於慶尙道清道郡伊西面水也里。他自幼跟隨伯父後岡朴在時學習文章。十四歲時，進入故鄉的普成學院，學習新學問。十八歲時，投於深齋曹兢燮門下，研究舊學問。後來進入始興的明教學術講習會，堅定地立志再建儒學。三十二歲時，赴日本，拓寬了學問的交

流，結識了陽明學的大家山田準、朱子學者內田周平和老莊學者小柳司氣太等。隨後，他進入了山田準擔任校長的二松學舍專門學校學習。由此可見，他是通過傳統的方式和近代的學習研究儒學的，帶著自身的學問解決時代問題的目的，不斷前進。在不長的一生中，他廣泛的興趣都融入了著述當中。他最感興趣的是經學、史學、地理學、哲學等，涉及很多方面，下列著述正是他興趣的成果。《彝傳》是通過實踐方法敘述了學問的理念和體系，體現他的經學立場的著述有《三經隨錄》。按照《春秋》筆法和《書經》的結構，描寫了韓國歷史的《海東春秋》和《半島書經》，將經學和史學融為一體，著述目的在於將民族史提高到經學的地位。此外還有說話集《野史》，地理書《世界地理說》及主張儒教是普遍的大宗教的《原大同》等。

本資料收錄於文集《中山全書》中，是將《孟子》全書的經文按照內容的主題編輯而成。《孟子類集》是從這種編輯方式而命名的，分成七類：一、王政篇，二、民族篇，三、征伐篇，四、學術篇，五、出處篇，六、聖賢篇，七、雜著篇。

暫且不說這種編輯分類是否合適，但這種對經典的任意分類，卻是被習慣了當時強硬權威的保守儒林視為危險的態度。其他人對經學的著述，幾乎都是按照《孟子》的篇次構成的，與此相比，作者的這種方式是很特別的。他的學問態度很可能是來自於更加進取的，追求合理性的態度，從這方面來看，本著述所揭示的內容不少。